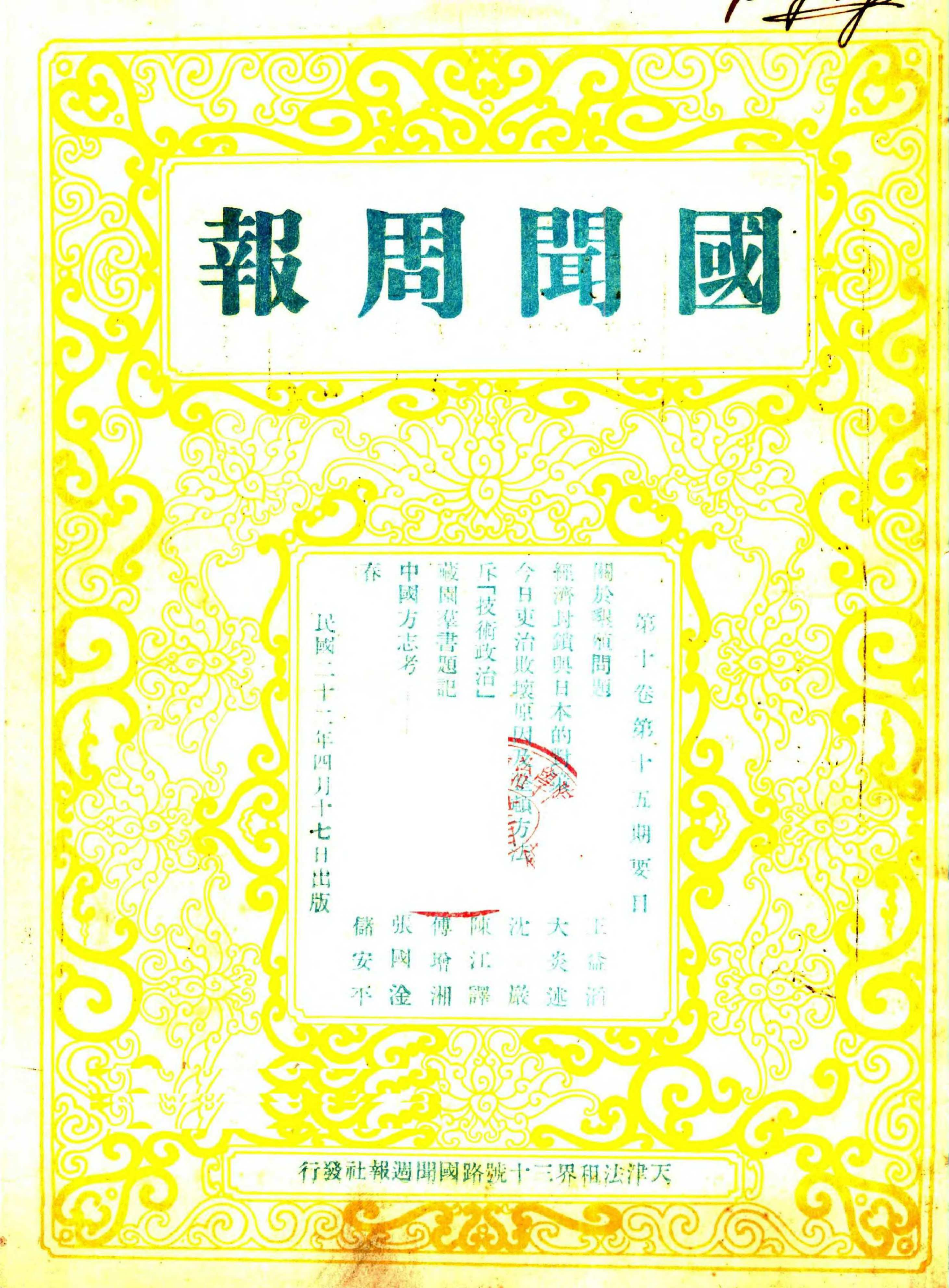


# 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十五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 本報廣告價目表

| 面積＼地位 | 後封面 | 前後內封面 | 正文前後 | 普通 |
|---|---|---|---|---|
| 全頁 | 每期四十元 | 每期四十元 | 每期廿六元 | 每期二十元 |
| 半頁 | 每期廿一元 | 每期廿一元 | 每期十四元 | 每期十二元 |
| 四分之一 | 每期十一元 | 每期十一元 | 每期八元 | 每期七元 |
| 八分之一 | 每期六元 | 每期六元 | 每期五元 | 每期四元 |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膽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 定價表

| | 每週一冊 | 每月四冊 | 每季十三冊 | 半年廿五冊 | 全年五十冊 |
|---|---|---|---|---|---|
| 報費 | 一角五分 | 五角五分 | 一元五角 | 二元六角 | 五元 |
| 郵費 本埠 | 半分 | 二分 | 六分半 | 一角二分半 | 二角五分 |
| 郵費 國內及日本 | 一分 | 四分 | 一角三分 | 二角五分 | 五角 |
| 郵費 歐美南洋 | 一角五分 | 六角 | 一元九角五分 | 三元七角五分 | 七元五角 |

##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四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慶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 下行車

| 列車次數 / 到開時刻 / 站別 | 北平前門 開 | 豐台 開 | 郎坊 開 | 天津總站 開 | 天津東站 到 | 天津東站 開 | 塘沽 開 | 蘆台 開 | 唐山 開 | 古冶 開 | 灤縣 開 | 昌黎 開 | 北戴河 開 | 秦皇島 開 | 山海關 | 錦縣 | 遼寧總站 |
|---|---|---|---|---|---|---|---|---|---|---|---|---|---|---|---|---|---|
|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 五・五〇 | 六・二四 | 七・四四 | 九・二六 | 九・三五 | 九・四五 | 一〇・四八 | 一一・五四 | 一三・〇二 | 一三・四八 | 一四・四三 | 一五・五四 | 一六・四四 | 一七・一三 | | | |
| 第三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 八・二五 | 八・五五 | — | 一一・一六 | 一一・二五 | 一一・三五 | 一二・三三 | 一三・二六 | 一四・二四 | | | | | | | | |
| 七點加車 三等 | | | | | | | | | 七・〇〇 | 七・三六 | 八・一九 | 九・一九 | | | | | |
|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 一四・一〇 | 一四・四二 | 一五・四七 | 一七・二〇 | 一七・三〇 | 一七・四五 | 一八・四五 | 一九・四五 | 二〇・五三 | | | | | | | | |
|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 一六・二五 | 一六・五五 | — | 一九・一六 | 一九・二五 | 停 | | | | | | | | | | | |
| 第二〇一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 一七・一五 | 一七・四四 | — | 二〇・一二 | 二〇・二〇 | 二一・三〇 | 開 | 往 | 浦 | 口 | | | | | | | |
| 第一〇一次 快臥膳車各等 | 二〇・一五 | 二〇・四八 | 二一・〇八 | 二三・四二 | 二三・五〇 | 二四・〇〇 | 一・一〇 | 二・一三 | 三・三四 | | | | | | | | |
|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 二〇・四五 | 二一・一八 | 〇・二〇 | 二・四〇 | 二・五〇 | 四・五〇 | 七・一七 | 九・五五 | 一四・四五 | | | | | | | | |

##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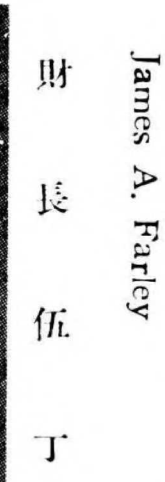
| 列車次數 / 到開時刻 / 站別 | 遼寧總站 | 錦縣 | 山海關 | 秦皇島 開 | 北戴河 開 | 昌黎 開 | 灤縣 開 | 古冶 開 | 唐山 到 | 唐山 開 | 蘆台 開 | 塘沽 開 | 天津東站 到 | 天津東站 開 | 天津總站 開 | 郎坊 開 | 豐台 開 | 北平前門 到 |
|---|---|---|---|---|---|---|---|---|---|---|---|---|---|---|---|---|---|---|
| 十二點加車 三等 | | | | 一二・三〇 | 一三・〇〇 | 一三・〇〇 | 一三・四五 | 一五・三六 | 一六・一〇 | 停 | | | | | | | | |
|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 | | | | | | | | | 一四・三〇 | 一七・二三 | 二〇・二九 | 二三・三八 | 〇・一五 | 〇・三五 | 三・二四 | 七・一〇 | 八・一七 |
| 第八次 慢車各等 | | | | 六・三三 | 六・五三 | 七・四三 | 八・四九 | 九・四七 | | 一〇・三三 | 一一・五三 | 一三・一三 | 一四・一二 | 一四・二四 | 一四・三九 | 一六・一五 | 一七・四七 | 一八・二〇 |
| 第二〇二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 | | | | | 自浦口開來 | | | | | | | 七・三〇 | 八・〇〇 | 八・二二 | — | 一〇・四三 | 一一・〇九 |
| 第四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 | | | | | | | | | 一三・〇〇 | 一四・〇五 | 一四・五六 | 一五・五〇 | 一六・〇〇 | 一六・一三 | — | 一八・四八 | 一九・一五 |
|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 | | | | | | | | | 一六・四五 | 一七・四五 | 一八・五三 | 一九・四五 | 二〇・〇〇 | 二〇・一二 | 二一・二五 | 二二・四八 | 二三・一五 |
| 第一〇二次 快臥膳車各等 | | | | | | | | | | 三・二〇 | 四・三二 | 五・三三 | 六・三七 | 六・五〇 | 七・〇六 | 八・二八 | 九・四三 | 一〇・一〇 |
|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 | | | | | | | | | | | | | 九・一五 | 九・二六 | — | 一一・四五 | 一二・一三 |

# 羅斯福政府人員



郵長法來

James A. Far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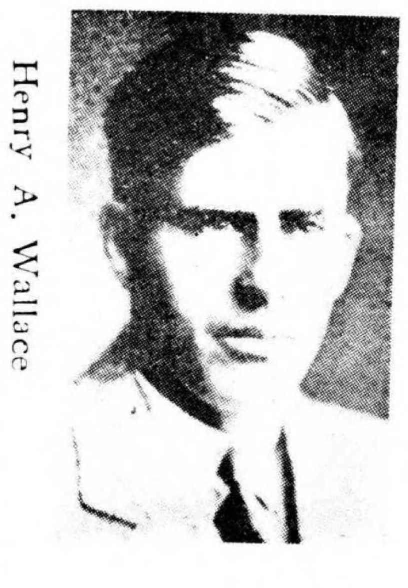






財長伍丁

William H. Woodin



農長華拉斯

Henry A. Wallace



海長史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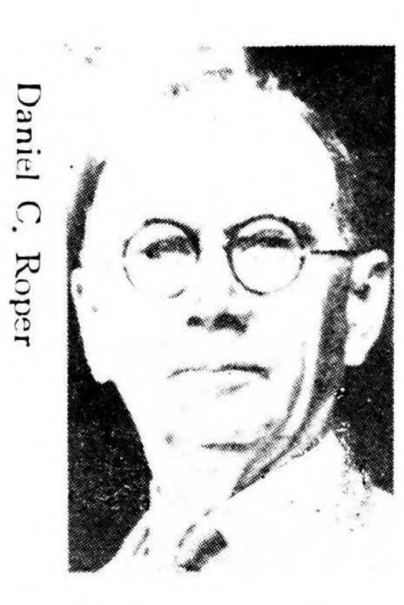
Claude A. Swanson





國務卿郝爾

Cordell Hull



商長魯勃爾

Daniel C. Roper





大法官柯明士

Homers Cummings

工長潘金斯女士

Frances Perkins

# 刺羅斯福之 Zanga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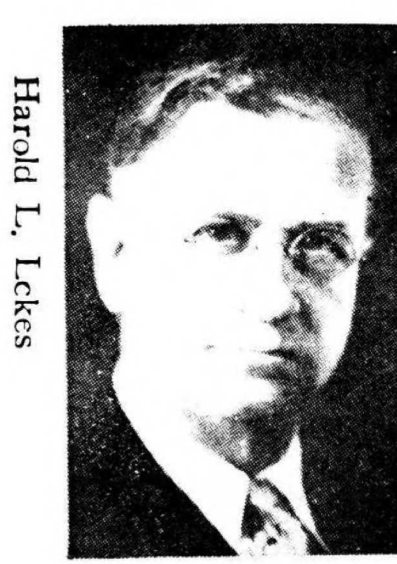


羅斯福就職時行刺之 Zangara（中立者）及其手槍



陸長德恩

George H. Dern



內長夷克斯

Harold L. Lckes

# 時人彙誌



郭汝棟

郭汝棟，號松雲，四川銅梁人，現年四十一歲。幼肄業重慶府中學，成都四川軍官速成學校畢業歷充川軍第二師工兵營排連營長，民六任第三師支隊長，川軍第二軍團長混成旅長各職，民十四任四川陸軍第九師師長及第四路總指揮，民十六，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五師師長，旋任川鄂邊防副司令，民十七奉國民政府委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民十八率領四箇混成旅出川，效命中央，民十九由鄂西移駐鄂東，復奉委爲陸軍第二十六師師長，民二十轉調鄂南，在鄂連年均担任剿匪工作。民二十一督部克復赤匪湘鄂贛省蘇維埃盤踞數年之龍港。

##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係。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記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六十年來

# 中國與日本

## 第五卷發售預約

本報記者王芸生君編纂「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第五卷現已付梓，准四月底出版。內容自伊藤渡韓至滿清倒亡，凡十八章，二十餘萬言。這時期是中日北京會議後決定東三省命運的重要時期。這六七年的歷史，全都是關於朝鮮和東三省的問題。朝鮮滅亡了，東三省也從此危機日深。本卷述朝鮮亡國及東北問題，溯因尋果，抉隱揭微，雖複雜萬端，述來頭頭是道，面目光明，世界外交大勢，均能燭照無遺。編者不僅充分利用了中外史籍，並自身走南北，搜尋新史料，發掘新知識。如新法路安奉路錦愛路及「間島」交涉等問題，都有新的貢獻。因此，本卷之成，較以前各卷用力獨多，費時亦久。現為便利讀者起，特廉價發售預約。本卷要目及預約辦法如次：

### 第五卷要目

第三十九章 伊藤渡韓與保護條約
第四十章 滿鐵會社與關東都督
第四十一章 新奉吉長鐵路協約及借欵合同
第四十二章 大連設關
第四十三章 日法協定
第四十四章 韓皇廢立與日韓新約
第四十五章 日俄協定
第四十六章 新法鐵路問題
第四十七章 所謂間島問題
第四十八章 二辰丸事件
第四十九章 美日協定
第五十章 安奉鐵路問題
第五十一章 中韓界約與東省五案
第五十二章 錦愛鐵路與諾克司計劃
第五十三章 第二次日俄協定
第五十四章 朝鮮之滅亡
第五十五章 四國銀團
第五十六章 第三次英日同盟

### 預約辦法

一、定價　國幣一元
二、預約　國幣七角
三、郵費　國內及日本一角三分
四、期限　四月一日起三十日止
五、優待　預約第五卷同時補購以前各卷者均按預約價算每冊七角郵費例加
六、注意　外埠來函務請掛號以免遺失

預約處：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本社　上海九江路三十二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長樂里二號大公報辦事處

**大公報出版部謹啓**



#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五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 關於墾殖問題

王益滔

四月十日大公報載，國際聯盟特派農業經濟專員特賴貢尼博士，來華考察，已逾六月，最近在上海談話，謂農民破產，農村崩潰，爲中國當前之最大危機，挽救方法爲增加生產，增加耕地面積云云，故著者特著此篇，以告國人。

吾國之可耕土地，面積究有多少，迄今未得一正確數字，美人陪開（O. E. Baker）於一九二八年，根據氣候雨量地形及土質等等，並參酌美國情形，推算爲七萬萬英畝（西藏除外），約合吾國四十六萬萬畝，因研究前人所未研究，故吾國人及日本方面均引用之，其實此數是否可靠，當然仍是問題，余雖不能冒參意見妄爲修正，竊以此可耕土地之中，無論其已耕部分或未耕者將來開發之日，必有一部分用於非直接的生產方面，如道路溝渠水井堤塘宅地墳墓及其他用地之類，此種面積，據波克氏（Buck）在江蘇安徽河北等省調查所得，謂約占農場面積之一〇．六%(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 33），故若準此百分率而除去之，其可爲眞正之耕地者，減至於約四十萬萬畝，而將來因交通之發達工場之建設等，耕地因是侵蝕者，尙不在計算之內，假使此數稍爲近似，約當吾國除西藏外之全面積之二五%，此二五%即吾國耕地擴充之可能率也。又吾國之現在耕地面積，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之發表，除西康靑海廣西及其他極少數縣份未有列入外，計共十二萬五千萬畝，故若合此未列入者估計之，姑定爲十四萬萬畝，亦僅當全國土地（除西藏外）之八%稍强（除西藏外之吾國面積，約一六〇萬萬畝），而與前述之可耕適地比較之，僅及其三五%，若就絕對數言，則可耕而未耕者，殆有二十六萬萬畝之多，據同統計局發表吾國每農戶之耕地面積爲二十一畝，然則未耕者倘完全至於開

發，每農戶之平均耕地直可增至五六十畝之譜。惟吾國之耕地面積，既無實際調查與丈量，故往往因人之估計而大相逕庭，最低者如陪開氏，估爲七千三百萬法畝，日本那須皓氏謂即添入陪開氏未曾估計之內蒙一帶之二百萬法畝，亦僅七千五百萬法畝約合吾國之十二萬萬畝，最高者如劉季陶氏，則推爲十八萬萬畝，是故由前之說，則將待開發之土地，益見增多，由後之說，未耕之地亦有二十二萬萬畝，然則謂吾國可耕而未耕之土地，其面積約有二十萬萬畝，此言或不至於失之太過歟。（註）

（註）吾國之耕地面積，既尚在推測之中，則可耕而未耕者，更不能確定其數字。前北京農商部統計中之所謂「荒地」，因無定義，故解說亦各不同，如凌道揚氏則謂不能耕種之土地亦在其中（凌道揚著，中國農業經濟觀），而古楳氏則謂大概係指可耕而未耕者而言，（古楳著，中國農村經濟問題），故即此一點已令人莫名其妙，然即認後者之解說較爲適當，而其面積，據第三四五六七各次之統計觀之，最多者亦僅九萬萬餘，皆不出十萬萬畝，此數字內有數省完全無報告，故即編輯者亦認爲不足以代表全國，由此觀之似乎荒地面積，或在十萬萬畝以上，但前節所謂二十萬萬畝不至於失之太過者，乃由兩種未知數中求出（即一，可耕適地，二，已耕地之面積），是否近似仍難明言。總之，關於此方面之研究，若無事實證明或其他之新見解，直等於自入抽象，終莫明其眞相，前節所論，不過爲本文之一序曲耳。

然此種耕地及可耕而未耕之土地，究在吾國何處，關於此點，翁文灝先生曾有試算（獨立評論第三四號），謂假使在中國地圖上自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寶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則吾國人口最多的區域，皆在此線以東，此外再加上四川一省，兩處之人口約有三萬五千數百萬，占全國人口總數之八三强，而其面積約七十萬方哩，僅當吾國全面積（西藏在內）之百分之十七，其餘百分之二〇人口，乃散在於占百分之八三的面積之上云。由此可知吾國人口分布及土地利用狀態矣，然此不過與吾人以大略之概念耳，若精密計之，根據一九一七年農商部統計之耕地面積，一九二〇年政府所算定之全國面積，以及一九二三年郵政局所調查之人口算之，則每方哩之人口及每人之耕地面積，則如下表。（那須皓氏，農業政策：二〇七頁）

| | 每方哩之人口 | （每人所占之國土面積） | 每一人之耕地面積 |
|---|---|---|---|
| 中國本部 | 二八〇人 | （一五．五）畝 | 三．〇四畝 |
| 東三省 | 六二 | （六八．三）畝 | 六．〇四 |
| 蒙古 | 二 | （二三二〇四．八）畝 | 九．四四 |
| 新疆 | 四 | （九〇七．〇）畝 | 四．三二 |

全國　一一六八　(三六•一)　三•三六

(註)(此表數字，與最近張心一先生所估計者，大致尚屬近似，故想無大錯。參照張心一，中國農業概況估計，八——九頁)

故就吾國本部與東三省及蒙古等處比較之，大有一則力藏於身，一則貨棄於地之概，蘇子所謂，聚之爭於不足之內，散之棄於有餘之外」，此語尚可適用於今日也。

由上所述，可知吾國可耕而未耕之地甚多，且皆散在於外廓地方，而尤以東北西北為最。東北為最適宜之農業區，雨量地質，皆有足稱，其全面積約二五萬方哩，可耕地約當全土之二七%，而已耕者僅及其四〇%强，可耕而未耕者，絕對數約有二萬萬六千萬畝。(農業經濟研究第八卷第二號十一頁)故照現在三千萬人口核之，至少尚可增至一倍，惟未耕者之地味位置等等，當然皆不如已耕之土地；故翁先生估為可容二千萬人，尚稱適當。至若西北，乃吾國文明之發源地，可謂古農業區，地味氣候皆不及東北，然仍不失為過剩人口之供養地，其可為耕地之處，大小合計之，據同人之言亦可再容二千萬人之譜。而就中如渭河平原，綏遠寧夏河套各地，涼州甘州肅州一帶，或當內外交通之要道，或為經略邊陲之根據地，除卻農業之外，尚有其他極重要之任務在焉。

再吾國每年糧食之入超，逐年遞增，已為國人共知之事實，然則為國土利用計，為糧食自給計以及為民族發展計，所謂離心的移殖，實近日最迫切之問題，如何實施，殊有討論之必要焉。

雖然，吾國可耕而未耕之土地，豈僅散在於外廓地方而已，中原東南西南各區，固不論其固有之官荒私荒，而以連年之兵燹水旱，苛捐重稅，人民流亡田野為墟，不開荒者之復熟，第見熟者之告荒，他如濱海沿河等處之新冲積地，山坡傾斜之森林跡地等等，合而計之，為數當大有可觀，江蘇之江北海濱，廣東之瓊州，浙江之三門灣及南田縣，以及長江黃河之沿岸，其大焉者耳。國如家然，一家不應園有曠土，一國亦不應有尺土之遺利，舍近圖遠與棄遠務近，皆失之偏，是故離心的移殖固屬必要，而內部的開發，亦係刻不容緩之舉。抑更有進者，一國之耕地，即無如吾國之特殊情形，而因人口之繁殖，社會經濟諸條件之變遷，往往至一定限度時，非但無增且見減少，故即不欲積極的增加耕地，而為消極的防止其減少，開荒闢土亦是要圖，不應以其面積有大小而存歧視之心也。

黃炎帝冑，原由西北而東南，自漢以來，永嘉之亂，靖康之亂，中原之民傾國以去，此就民族發展言，或可解釋之為自然之趨勢，而就土地利用及所謂「均民」言，實係移植

開墾之結果，且自古迄今，脫不了土地經濟時代，開拓疆土爲歷來農政之特徵，禹貢之所謂「錫土姓」，玄扈氏解爲乃以官爵而獎勵開墾者，又如無論何朝，當其伊始，必有開墾之獎勵，以期移狹鄉之民於寬鄉，開闢因戰亂而荒蕪之土地，漢之移民塞下，明之墾闢鳳陽淮安山東及京東一帶，其例也，至於其他帶有政治意味者，則以元之屯田爲最著。惟吾國民族今日之所以散在全國之中，土地利用所以有緩緩之進步者，究全係政策之効果歟，抑亦由於人民之自然流動歟，此殊難定其百分率；惟竊以吾國之農民，實具有最優良的農民本質，其銅青色之兩臂，實可以抵今日之索引機，其忍苦耐勞之性情，在或程度內，更具有特別之適應性，東三省近二十年來之開發，即其明證，綏遠河套一帶之開墾，人或歸功於西蒙墾務大臣貽穀氏，而究其初亦由于人民之自動，各渠之鑿，始於人民之努力，而壞於民國後墾務局之設立，是故吾國非無可墾之地，亦非無適於移墾之民，倘有善良之法規及設施並奉行之人，可耕適地之開發率，當高出於從來之上也。

吾國墾殖之有法，遠者難作系統之研究，近者惟土地法中之荒地使用一節（土地法一八八——二○○條），該法似分國有荒地與私有荒地兩項言，茲分別述之於次。

茲先討論國有荒地。

一，墾區之編制及墾民之招致。墾區之編制由地政機關於一定時間內行之，分劃地段規定道路溝渠及其他耕作必需之公共用地。（土地法一八八條）。墾區仍取村落制，墾民限於自爲耕作之農民，由地方政府招致之。（一八九，一九○條）。

二，承墾人之種類。墾區由農戶及農業合作社承墾之（一九一條），其規模較大者，由代墾人承墾之（一九九條）。承領荒地各有一定之手續與制限（一九二，二○一條）。農戶以十人以下者爲限，合作社爲三個以上農戶共同經營農業之組合（一九一條二項）。至於代墾人，本法只定爲「荒地墾竣後分配於農人而收回墾價者」之謂（一九九條），當然個人或合股公司均可。承領荒地之面積，每戶以一個單位爲限（一九三，一九四條）。所謂一個單位，乃以農戶之勞動能率及正當生活爲規準，限定面積，免有壟斷之虞者也。

三，承墾人之利益及代墾人之限制。承墾人於墾竣後無償取得耕作權（一九六條），此耕作權視爲物權適用民法永佃權之規定（一九七條）。耕作權者之應納地租額，以不超過該土地正產收穫總額百分之十五爲限（一九八條），而在墾竣後最初之五年，免納地租（一九八條二項）。至在代

墾人下之農戶，可以墾竣之土地供墾價之擔保設定抵押權（二〇六條二項）。但如代墾人，第一於承領荒地時須繳納與地價相等之保證金（二〇二條），第二不得取得耕作權（二〇〇條），第三墾價之收回，須取十年以上之分年償還法（二〇五條）。

乙、私有荒地。　編爲農地之私有荒地，應由主管之地政機關，限令其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內開墾或耕作之，逾期間而不爲開墾或耕作者，得由需用土地人依法呈請徵收之（二〇八條）。

上述爲土地法荒地使用節之概略亦其一切，立法頗有可觀，然亦不無磋商之處，茲就其所規定者加以申說焉。

第一就墾區之編制言，地政機關僅任荒地規劃之責，而道路溝渠等如何建設，仍有待于墾民自身之資金與勞力，因知吾國開墾非取國營制，至多亦只可謂一部事業之國營也。

第二就承墾人種類方面言，　農戶以家族員十人以下爲限，不知何意，王効文氏解之爲謀建設新小家庭計（王効文，土地法論，二四三頁），似太迂遠，其殆以家族員若過多，難免分離，農地致有分割之虞歟。次爲取合作社農業制，固能行之有方，確係善良之規定，惟合作社之經營農業，究取全部的共同經營，或取如意大利之部份的共同經營，法無指定，此雖重要，然無關於土地法之本質，姑待後論。至於代墾人之制，不論個人或公司組織，是否適當，實有討論之餘地，竊立法者之意，不外乎欲利用民間之資金，而又慮其難免壟斷土地剝削農民也，故有種種之限制，但恐天下無此易事，蓋欲借私人之投資而勵行帶有社會政策的意義之事業，似覺有矛盾之處，代墾人苟有利可圖也，則彼之利即墾民之不利，不然者彼又何樂而爲此。前清之台灣移墾，得閩廣資本家之力者居多，德國 Hannover 州之泥炭地開墾，亦曾借力於股份公司，但兩者國家均許其取得耕作權，利之所在故趨之若鶩，然農戶因此處于不利地位也明矣，且如台灣因是成大租小租之制，地政陷于混亂。更如普魯士之內地殖民，戰前亦有股份組織之公司當其衝，但行不數年，土地集中，地價飛漲，故遂有公益的機關之組織，凡此皆其著例也。故吾謂如開墾等國家事業，如需要大規模工程，倘不能取國營制，至少應有半官半民之組織，必使公司得有國家之補助，而後由國家監督之，始得收兩全之効。

第三就承墾人之利益言，本法之最值得贊許者，即國有地之永佃化是也。此法乃十六至十九世紀中最普通的土地利用政策，德國之土地開發，端在於此，吾國如上述之台灣移墾，及洪楊亂後浙江之衢嚴各屬，亦以此制而招致農民開荒

者，而在今日農業社會化主張最烈之時，此舉尤適合時代性，蓋以如此，國有地不因開墾而消滅，一國之土地制度亦不致起變化故也。惟吾人應注意者，農民對於土地之所有本能，幾乎歷萬刼而不磨，由農業勞働者進而為佃農為自耕農甚至為地主，乃彼等每飯不忘之希冀亦其終極之目的，故僅給以耕作權而不與以所有權，能否使農民熱心耕作，實一疑問，德國自十九世紀後，取國有地永佃化政策者，已僅Mecklenburg 一州，但最近亦將改為自耕農制，即許永佃權者於一定年限內償却佃租之幾倍（約二〇倍）而後取得土地所有權是也，此雖一國對於農制之主張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論，要係農民欲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表示無疑也。又如前清之新彊移墾，農民亦僅取得耕作權，而以「官四民六」分配收穫量，但據當時陝甘總督楊應琚對于瓜州開墾之言，謂「以官四民六分收，小民每視為官田，咸懷觀望，乃籲請改屯升科」，甘肅布政使吳紹詩對於鎮番屯田，亦謂「緣民情視為官田，不甚勤耕」，此亦是農民眞意之流露也。故吾謂吾國之移墾，在原則上可取永佃化制，但墾民中如有願為自耕農，亦可許其分年償還地價，但分年償還之年限須取較長，如是可各得其平，國家亦可以此批收入，轉用於墾區內必要之處。

（未完）

# 經濟封鎖與日本的對策

大炎述

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通過特委會草成之報告書時，日本代表團當場退席，三月二十七日正式通告退盟。這種態度顯然表示拒絕國聯的決議與建議，保留本國的自由行動，進行熱河察蒙的侵襲。按照國聯盟約，對於不遵國聯議案，從事戰爭的國家，應當援用第十六條。因此近日來一向信任國聯的我國當局與一般國民，熱烈的希望或主張催促國聯援用第十六條，膺懲暴日，頗以為第十六條的經濟制裁，足能制日本的死命。姑不論國聯方面能否斷然援用，與能否有効執行，我們先要考究的，是日本對於經濟封鎖的認識與準備怎樣？我們對於日本的咄咄逼人，與毅然退盟，不該完全認為是粗野軍人的無理智，無計劃的橫衝直撞，他們自有合理的推測，與精密的準備，消極的他們認為盟約國與非盟約國因目前的互相關係與經濟現狀，決不能執行一致的，有効的經濟封鎖；積極的他們有對於萬一經濟封鎖的抵制與計劃。關於這一點，是我國上下應該研究的。我們不應該忽略國聯經濟封鎖的不可能性，而强求國聯，以致躭誤其他有効的抗日工作；同時不該不研究日本的對經濟封鎖的應付與計劃，以到達知己知彼的戰略。這就是我介紹給讀者下面這篇文字的動機。

這篇文字是日人猪谷善一君寫的，題為「經濟封鎖的可能性與日本經濟的將來」載於日本「經濟往來」四月號。這篇文字主要的內容：第一說明第十六條的制裁，在條文的解釋上，與聯盟國與非聯盟國自身的經濟情況下，以切實的統計數字，推定經濟封鎖的不可能。第二：述說萬一封鎖，日本如何抵制，都以精詳的經濟數字，說明過去，準備未來。當此經濟封鎖甚囂塵上，日閥兇焰，令人莫解之際，的確是一篇有價值的文字。

下面的文字，並非全譯，係用作者的意見與數字，分為經濟封鎖的不可能性，與封鎖後日本的對策兩段敘述。

## 一、經濟封鎖的不可能性

我們首先從舉國期待的第十六條說起，在條文的內容裏就包含着制裁不可能的原素，第十六條的全文是：

（一）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

條之規定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視為對所有聯合會其他盟員有戰爭行為。其他各盟員應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經濟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無論其為聯合會盟員或非聯合會盟員之人民與該國人民之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

（二）如遇此情形行政院有向各關係政府建議，俾聯合會盟員派遣陸海空組織軍隊以維護聯合會盟約之責。

（三）又聯合會盟員約定如按本條規定採用財政上及經濟上之辦法時，應彼此互相援助，使因此所受之損失與困難減至最少程度。如破壞盟約國對於聯合會中之一盟員施行任何特殊辦法，亦應互相援助以制止之。其協同維護聯合會盟約之聯合會任何盟員之軍隊，經過其一國國境時，應取必要方法予以假道之便利。

（四）聯合會任何盟員違犯聯合盟約內之一項者，經出席於行政院所有聯合會其他盟員之代表投票表決，即可宣告令其出會。

在上列四項條文的解釋與應用上，　未免有下列幾項疑問：

第一：向違約國宣戰與否的決定權，各國有各國的獨立自主權，如此聯盟國中難免有避免與違約國發生戰爭，而不參加經濟封鎖的國家，因此遂難有一致的行動。

第二：國際聯盟並未設備在初訂盟約時法國主張的國聯軍隊，現在行政院分配各政府担任海陸空軍的程度，很難有圓滿的配置，並且各國參加武力制裁，並非強制的，因此各國難免舉出相當理由，拒絕參加。

第三：國聯盟約並無世界性，上述第三項不易得到非聯盟國的諒解，行政院須要努力與非聯盟國締結協定，但對於所有非聯盟國，都能締結協定，是不可能的。

第四：美俄兩國並不因革除日本而參加聯盟，如此受損失的並非被革除國，反是國聯自身。

這些條件都使國聯在條文上，情勢上不能有効地執行。此外還有一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各國經濟力的不足，不甘伴着違約國家招致無代價的經濟損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早已打破了國界，侵佔了世界全體，若對某一國實行封鎖，間接是割斷自國經濟，如果目前各國正在財原豐盈，庶政康泰的時候，或許犧牲少許以制裁強暴，不幸目前各國財源枯竭，政基搖動，已達不容稍受摧折的程度，當然這種沒有直接利益，只是道義上的制裁，是她們不肯履行的，並且無論外交上，軍需上，金融上，商業上，國民間等任何方式的

封鎖制裁；都有發生戰爭的可能，這更是各國力求避免的一件事。

美國是號稱黃金國家，富甲世界的國家，一九二八年以來，經濟發生空前恐慌，一九三二年的貿易總額，僅二十九萬萬四千萬金元，是一九〇五年以來的最低記錄，僅當一九二〇年的五分之一。年來到處工場倒閉，縮短營業時間，失業人口達千數百萬，當全美人口十分之一，當壯年人口十分之三，結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竟虧空十六萬萬四千五百萬金元。試看下列銀行破產統計表可看出金融不安的程度

據美國銀行界的統計數字：

| 時期 | 倒閉數 | 時期 | 倒閉數 |
|---|---|---|---|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一三 |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 ……五四 |
| 十二月一日 | ……三六 | 一月十二日 | ……四八 |
| 十二月八日 | ……二九 | 一月十九日 | ……五五 |
| 十二月十五日 | ……三二 | 一月二十六日 | ……四六 |
| 十二月二十二日 | ……二五 | | |
| 十二月二十九日 | ……三六 | | |

二月中旬因米西根銀行，發生兌換風潮，波及米里蘭全州，三月四日新總統羅斯福就職的當時，四十八州的銀行全體停業，這種情勢充分表現黃金的美國也到了現金缺乏，工業不振，信用萎靡的紊亂時期了。美國固然憤恨日本的囊括中國，但在這樣經濟情勢下，决不肯割斷一環經濟關係，而冒戰爭的危機。

我們再看看歐洲老大帝國的英國，因經濟的恐慌，被迫停止金本位，然實質上並未充分享受貿易上的利益，而貿易上的損失，反年年增大，試看一九三二年度的輸出入額的減低，不難推想其經濟的窘狀。

| 輸出(單位百萬鎊) | 與前年之比較 | 輸入 | 與前年之比較 |
|---|---|---|---|
| 四一六〇 | 減八・二% | 七〇三二 | 減一八・四% |

失業人口屢年增加，一九三一末年二百六十二萬七千人，一九三二年增至二百八十萬人。失業工人繼續增加，產業無期復興，是當前最大危機。

德國的失業者一九三二年底較年初約增十萬五千人，國庫支出三十萬萬馬克。一九三二年度竟有二萬萬的虧空。一九三二年度雖係貿易出超，但較前年低減，尤其是輸出額的減少大於輸入額的減少，由下表可知：

| 輸出(單位百萬馬克) | 與前年之比較 | 輸入 | 與前年之比較 |
|---|---|---|---|
| 五七四一 | 減少四〇・二% | 四六五九 | 減少三〇・七% |

因經濟不斷的惡化，金融資本岌岌搖動，政治上完成了法西斯獨裁，企圖穩定上層經濟的崩潰。

法國近來很努力貿易的改善，但未獲所期的成就。下列一九三二年的貿易統計表，可證其經濟恐慌的趨勢：

| 輸出額(單位百萬佛郎) | 與前年的比較 | 輸入額 | 與前年的比較 |
|---|---|---|---|
| 九、六九三 | 減三五・三% | 二九、八二六 | 減二九・三% |

一九三二年四月至十月間財政收入較預算額減少二十七萬萬五千萬佛郎。十月以後的收入，每月至少比預算減少十萬萬，因爲這出入的不均衡，遂有增稅政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發生熱烈的抗稅示威運動，就是這項政策的反映。

綜觀上列數字，可知美，英，法，德各國在經濟情況下，不願並不能斷行經濟封鎖，以加重國家經濟的恐慌，或招致目前不必要的戰爭。至於日本隣邦蘇俄，雖然經濟方面已奠定穩固的，有望的產業基礎，軍事上也有了充實的戰鬥力量，然而爲鞏固國基，厚利民福起見，切望第二五年計劃的完成，並且在目前勢情下，俄國決不肯爲中國張目，所以她一再宣稱和平政策，（除非有切身利害）不做任何足以引起戰爭的行動。這種兩敗俱傷，且帶危險性的經濟封鎖，她當然不做的。

## 二、日本的經濟封鎖對策

日本敢與世界爲敵，並非完全因爲經濟封鎖絕對不可能，辦是因爲縱然萬一實現；她有不怕的對策。豬谷善一君分析封鎖後日本經濟的危機，指出應有的對策，這雖不是日本政府公佈的政策，但總可以表現在經濟上有這一條出路。以下介紹豬谷君的意見：

他說：「國人多以日滿的經濟統制，做爲經濟封鎖的對策，然而開發滿洲至少須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斷不能救此燃眉之急，我們以爲經濟封鎖就是海軍實力的運用，所以資料來源，與商品販路，都必須重視南洋，換言之，南洋一帶可以做日本戰時計劃經濟的領域。

### 第一：資源

1 煤油

日本內地出產的煤油，僅百分之十六可以使用，輸入額達百分之六十，精裝原油的輸入額百分之二十四，合計百分之八十四，最主要的是美國煤油。一旦來源斷絕，滿洲既不產煤油，只可加緊石油岩的開發，與煤液化的製造。撫順石油岩向製油工場的供給量年額約二百萬噸，關於煤液化我們沒有切實數字。其次世界第二產油國的俄國，依松方協定有供給的可能，然其前途，不容樂觀，因此不得不轉向煤油產區的南洋。

2 鹽

日本每年鹽的消費量約十六萬萬斤，其中內地產量約十

萬萬斤，不足量達六萬萬斤，加上朝鮮等地的不足量合計七萬萬八千萬斤，但關東州年產約四萬萬二千萬斤，又山海關附近沿海產量年達五萬萬斤，定能抵補每年的不足。

3. 曹達灰及苛性曹達

苛性曹達與曹達灰平均每年不足額十萬噸，昭和六年度各國輸入額如下：

苛性曹達

| 國別 | 數量（噸） | 價格（圓） |
| --- | --- | --- |
| 英國 | 一六，八〇一，六二〇 | 二，〇三一，五三六 |
| 德國 | 二一〇，一八〇 | 二九，三八〇 |
| 俄國 | 六，七三二，〇八〇 | 八四三，七六二 |
| 美國 | 一七，六五六，五六〇 | 二，二七四，二七八 |
| 俄羅斯 | 一九三，九八〇 | 二二，七九五 |
| 合計 | 四一，五九五，四二〇 | 五，二〇一，七五一 |

曹達灰

| | | |
| --- | --- | --- |
| 英國 | 五，四六六，〇六〇 | 三四〇·八七三 |
| 俄國 | 一，三二一，五〇〇 | 七四，〇〇六 |
| 美國 | 六，九二九，八八〇 | 三八七，七七九 |
| 中國 | 四，九一四，三〇〇 | 二二〇，三二二 |
| 俄羅斯 | 五八，四〇〇 | 二，九三五 |
| 合計 | 一八，六八五，一四〇 | 一，〇二五，九一五 |

杜絕供給後的對策：實行日本曹達工業，及旭玻璃工場兩公司的曹達灰的增產計劃，並由滿鐵，昌光玻璃廠，及東拓三公司共同建設關東州曹達灰工場，以補不足。

4. 鐵鑛

| | 日本國內生產額（噸） | 輸入額（噸） | 合計（噸） |
| --- | --- | --- | --- |
| 昭和五年 | 八二七，九五一 | 三〇〇一，二四五 | 三，八二九，一九六 |
| 昭和六年 | 六二三，八五七 | 一五五三，〇三七 | 二，一七六，八九四 |

八幡地方已有二年分的準備量，況輸入國是中國，馬來等地方，依賴海軍力量足能維持。

5 生鐵

| | 昭和五年 | 昭和六年 |
| --- | --- | --- |
| 內地產量 | 一，一六一，八九四（噸） | 九一七，三四二（噸） |
| 朝鮮產量 | 一五〇，五二四 | 一四七，二五七 |
| 滿洲產量 | 三四九，四一五 | 三四二，二七〇 |
| 生產總計 | 一，六六一，八三三 | 一，四〇六，八六九 |

| | 昭和五年 | 昭和六年 |
| --- | --- | --- |
| 印度輸入額 | 二一四，三七四 | 一五〇，四九一 |
| 他地輸入額 | 一二，二八〇 | 六，八一〇 |
| 輸入總計 | 二二六，六五四 | 一五七，三〇一 |

| | | |
|---|---|---|
| 日本總需要額 | 一，八八八，四八七 | 一，五六四，一七〇 |

果能確保鐵礦的自給，即使杜絕印度生鐵的來源，而以八幡製鐵所的增設，昭和製鋼所（日本計劃在大連或撫順設立的大鋼廠）的設立，和官民合同大製鐵會社的實現，生鐵亦足能保障自給。

6鋼鐵

| | 昭和五年 | 昭和六年 |
|---|---|---|
| 生產量 | 一，九二一，〇六六(噸) | 一，六六二，八五八(噸) |
| 輸入量 | 四四二，四一四 | 二六七，三七〇 |
| 輸出量 | 六八，五一八 | 六九，八六二 |
| 入超額 | 三七三，八九六 | 一九七，五〇八 |
| 需要量 | 二，二九四，九六二 | 一，八六〇，三六六 |

昭和六年度的鋼入量：德國十萬三千噸，美國五萬六千噸，英國四萬三千噸，比國三萬噸等，目前的入超，將來以製鋼能力的擴充，是能抵補。

7銅

日本是世界第二產銅國，由美國，中國，關東州，馬來等地輸入原料，製品輸出中國，關東州，香港，印度。封鎖後輸出將成問題，但滿洲的建設，需要多量銅，而滿洲不產，恰好相補，且可免與美國的競爭。

8鉛

日本所需的鉛，大部分是輸入品，昭和五年輸入額九三三，〇三〇担，合日金一，一一二萬圓輸入國以印度爲主，其次英，美，加拿大，澳等，聞奉天省，吉林省多鉛鑛，將來如何，刻尚未詳。

9亞鉛

日本產量不過二萬噸，大部分須待美，加拿大，澳洲的輸入。昭和五年輸入三七四，五四七擔合金五百萬圓，該項補充，只可儲蓄。

10白金

| 年度 | 日本產量 | 價格(圓) | 輸入量 | 價格(圓) |
|---|---|---|---|---|
| 昭和二年 | 一，四五九(瓦) | 八，九四一 | 三四四，二三五 | 一，七三七，〇〇〇 |
| 昭和三年 | 一，一〇五 | 二六，一九四 | 六四七，〇〇〇 | 三，〇八二，〇〇〇 |
| 昭和四年 | 四，五七〇 | 四二，六五一 | 四四五，〇〇〇 | 二，〇九四，〇〇〇 |

輸入國是英，法，美，俄，德諸國，封鎖後除俄滿之一部外，將完全杜絕，聞北滿與蒙古有出產希望，該尚不詳。彌補方法，只可限制國內裝飾的用途。

11鎳

昭和四年日本產九千六百斤，價值一萬三千五百圓，需用量由英，比，德，美等國輸入，其輸入額如下：

| | | |
|---|---|---|
| 昭和三年 | 一七，九九九(百斤) | 一，八〇四(千圓) |
| 四年 | 一二，八三三 | 一，四三四 |
| 五年 | 九，〇一六 | 九四五 |

杜絕後最好提高鎳貨幣的通貨，以補救之。

第二：工業

1紡紗業與棉織業。

紡紗業的投資額昭和六年五萬萬六千萬圓，經營人數達十三萬四千（五年），生產量四萬萬五千三百萬（五年），原料棉花，幾全體仰賴輸入，年達十二萬萬七千四百萬斤，合日金四萬萬四千七百萬圓（七年）。製出品大部輸出，近年來頗形減少，昭和五年僅輸出生產總量的百分之三強，目前仍有低減的趨勢。

棉織業近來很發達，生產量三萬萬七千七百萬圓（五年），原料完全仰賴國內的紡紗業。製成品的輸出，當全生產量之百分之七十三，價值二萬萬七千二百萬圓。經濟封鎖時，國內紡紗業原料，棉花的輸入，與棉織製成品的輸出，應加考慮。按棉花的主要輸入國是美國，其次，中國，印度，和南洋。昭和六年占全體的一半，至七年減至四分之一，但棉花的輸入，有很大的伸縮性，即使美國與埃及的棉花停止輸入，亦不致發生重大打擊。昭和五年日本內地僅產三萬二千七百斤，較戰前大正三年減少五分之一，但近來朝鮮與滿洲的產棉量有增加的傾向。朝鮮方地昭和五年產棉五千二百八十萬斤，滿洲一帶昭和三年產二千六百萬斤，今後的發展，頗有自給的可能。

關於棉製品的輸出，滿洲，中國，印度，南洋占十分之八，九，滿洲與南洋是將來有望的商品市場，棉織輸出，無大影響。

2羊毛工業

日本毛織業的投資額達一萬萬二千七百萬圓（六年），經營人數三萬四千（五年），生產量一萬萬二千七百萬圓（五年），原料的羊毛全部仰賴輸入，總額一萬萬五千四百萬斤，合金八千七百六十萬圓（七年），製成品的輸出額比較生產量非常微小，昭和五年輸出額共二千七百六十萬圓，僅當生產量十分之二，且輸出的十之八，九是往滿洲，中國，及南洋。封鎖的時候，原料的輸入，將生問題。主要輸入國是澳洲，占總額百分之九十六，一旦杜絕，即刻頗難抵補，但滿洲羊毛生產昭和四年約五百萬斤，今後頗堪注目，且人造羊毛亦將由試驗時代，進至生產時期。

3人造絲業

日本人造絲業的投資額七千萬圓（六年），經營者一萬

七千（五年），生產量四千九百九十萬圓（五年），其中絲的輸出昭和五年僅三百二十萬圓，即十分之〇・六，大部分都供給國內的絲織業。

人造絲織業或與其他紡織業兼營，其投資額不明，經營者在二萬二千人以上，生產量達四千二百萬圓，製成品大部輸出，昭和五年輸出值三千五百萬圓，當生產量十分之八・三，七年度輸出額在六千萬圓以上。經濟封鎖時原料「帕爾浦」pulp勢必杜絕，去年輸入十萬噸，十分之七用於人造絲，彼時必須充分利用庫頁島，北海道以及滿洲的木材，製造人造絲原料，此外使各製紙公司擴張設備，製造原料。輸出方面總生產額之四分之三是往中國，印度，南洋方面，故不足慮。

## 第三：農業

### 1 蠶絲業

日本養蠶戶數，占農業戶數約十分之四，據昭和五年的國勢調查，農業人口千四百十五萬六千餘戶，養蠶人口約五百六十六萬人，從事製絲者五十萬再加十萬家族數即六十萬人，共計六百二十萬人，占日本全人口之十分之一，產物主要輸出美國，於封鎖後，實有重大的損失。其對策，必須修正農村生活方法，必須相當的採用，不圖利潤的自給主義經濟，並由國家決定絲的需要額，必要以上的桑園，使之生產食糧。

### 2 小麥

小麥內地缺乏三百六十二萬七千石，鮮朝缺乏三十三萬六千石，台灣十九萬九千石合計缺乏四百十六萬二千石，每年輸入地方如下：

| | 昭和七年（單位百斤） | 昭和六年 | 昭和五年 |
|---|---|---|---|
| 澳洲 | 一〇，二六四，六三五 | 八，五五四，一九四 | 一，七〇六，三〇九 |
| 加拿大 | 一，九八三，一一〇 | 二，五九七，六二五 | 二，九五七，五一〇 |
| 美國 | 一九五，六三四 | 八〇四，二一〇 | 三，三九八，九九九 |
| 其他 | 五五 | 三，四〇一 | 二六〇 |
| 合計 | 三，四四三，四三四 | 一三，〇三九，五三一 | 八，〇六三，〇七八 |

一旦來源斷絕，日本內地必須努力擴充小麥的種植面積。昭和七年小麥面積五〇八，七一六町（一町約合我十八畝）收穫量六四九七七一石，但大正八年的種植面積係五四八，五〇七町，倘能擴充到這個程度，以昭和六年的收穫比率，將收穫八，七一四，〇二二石，比現在增收二百二三十萬石。倘倘感不足，政府可實行統制令小麥粉十分之四之點心，麵包等的製造，亦可統制三百萬石，至於麥粉的輸出，以滿洲及關東州為中心。封鎖後，向中國的輸出，一時將受打擊。

（單位百斤）

| | 昭和七年 | 昭和六年 | 昭和五年 |
|---|---|---|---|
| 「滿洲國」 | 三二、九三四 | — | — |
| 關東州 | 一、七五四、三二四 | 四九〇、一六二 | 三七八、〇五七 |
| 中國 | 一、五八五、三三三 | 一、六八四、七七五 | 一、三三七、四三七 |
| 海峽殖民地 | — | 一、七一六 | 三、九一八 |
| 印度 | 五六、九九八 | 一四、〇六八 | 二、五九五 |
| 其他 | 一七、三九五 | 六一、一九〇 | 二五七、七五一 |
| 合計 | 三、六九四、八〇三 | 二、二五二、〇二一 | 一、九九八、七五八 |

第四：金融

1金融市場

經濟封鎖後日本金融市場，必然發生外國市場裏借債的不可能，內地資本的收回，和日本金融業信用的低落等現象。目前募集外債的不可能，已是既存事實，今後無大影響。總計現下外國公債合平均價十三萬萬九千六百五十萬六千圓，市債約二萬萬四千萬圓，事業公司債四萬萬五千六百萬圓，但其償還期均在昭和二十年以後，目前還沒有募集外債的必要。

2匯兌

日本貨幣匯兌率，除因美國禁金出口發生暫時匯兌騰貴以外，就大體說將來不容樂觀。第一：各國對各地金融市場中的日本匯兌銀行，實行金融壓迫。第二：因增發補虧公債發生的通貨膨脹，以致物價騰貴，使日圓匯兌不穩。第三：各國既不承認「滿洲國」，其開發必須專賴日本財界，結果致虧空增加，金融不安。政府對此只可執行匯兌管理法，以維持人為的市價。」

以上是猪谷君對於經濟封鎖後日本經濟的分析及其對策。我們確信在整個世界經濟恐慌，益趨深刻，日本財政虧空逐年漸增的情況下，這樣抵制性的計劃，決不能阻止日本財界的貧化，或恢復其已往的繁榮。然而猪谷君的這種分析與對策，的確能說明經濟封鎖的制裁，不能使日本經濟越發恐慌。對於這一點，希望我國上下認清盟約第十六條，決不能驅使暴日還我失地。作為精神上的安慰則可，作為抗日方策則無效。何況經濟制裁，萬難實現？所以這種依賴的，消極的策略，斷不是眞正抗日的出路！

（完）

# 介紹針灸醫士華佩文

記者

記者患腸胃病，久未愈，鄉人顧培仁君告予，彼患紅白痢三月，各方診治，皆未奏效，後蒙華大夫以二針治愈，極爲效驗，乃介紹予前去診治，專用針，不吃藥，針灸數次，頗爲靈驗。記者之病現已大有進步。華大夫研究内外科針法有年，醫道高明，近日友人方促其掛牌，現懸壺津市日法交界之秋山街十號。

## 針灸醫士華佩文診治各症列後

諸風門，中風不語，中風口眼歪邪，中風左癱右瘓，中風手足拘攣，中風痲木不仁，頭面咽喉門，頭旋，偏正頭痛，單乳蛾，雙乳蛾，單閉喉，雙閉喉，子舌脹，木舌脹，纏喉風，走馬喉閉，陰陽白喉，心脾胃門，噎食不下，氣痛，痰迷，竅瘋癲，胃痛，心煩怔忡，脾虛穀不化，手足胸腹門，水臌，氣臌，痞塊，手足四肢拘攣，傷寒雜症門，各經傷寒，五淋，七疝，尿血，大小便不通，五痔，脫肛，霍亂，時疫，各經瘧疾，婦女門，經閉，乾血勞，經水不調，難產，瘡毒門癰疽，蛇瘡，鶴膝風，鵝掌風，

**時間**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七時至十時，出診下午二時至六時

**診費** 門診一元，出診各租界六元，特別二三區四元，城内四元，特別一區河東河北西頭八元，附診減半，隨請隨到加倍，貧苦免費，

診天津所日租界秋山街門牌十號電話二局一六三〇號

# 今日吏治敗壞原因及整頓方法

沈隈

吾國今日民生困苦，社會凋殘，國勢岌岌，如處狂風駭浪之中，此其原因固不一，而吏治敗壞，亦有以階其厲也。昔曾文正與洪楊爭戰之時，有曰：「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盪滌腸胃，必難挽回。」今日之事，得毋類是？邇來政治當局，各地輿論，亦多注意吏治之整飭，茲更作較詳之研討於下：

## 吏治敗壞之原因

今日吏治之敗壞，總其概要，約有兩端：一曰貪污而虐民，一曰泄沓而自逸，所以致此之由，計有下列數端：

一，歷史習慣　吾國往昔之官吏，其名臣節士，卓然特立，雖通顯一時，久歷權要，然儉以持已，廉以奉公，私家田宅，不長尺寸者，固不乏人。然就一般而論，大抵一行作吏，不獨一身因而安富尊榮，一家亦因而般樂怠傲，其名官大吏，且使子孫吃著，累代不盡，此固非其俸祿所能辦，果從何處得來？其上焉者，時得人主之橫賜，無可推辭；其次焉者，或受屬吏之苞苴，或分外官之餕餘；其下焉者，則直向地方敲剝已耳。吾國歷來政海之貪污，其詳殆不堪問，積習相沿，久成風氣。而歷代帝王，亦似故作癡聾，不求甚解。即就有清一代而論，京官可受外官之冰炭二敬，外官則層層轉相剝削。僅就湖北錢糧一項言之，州縣對於上司各級大吏，有所謂漕規，對於大吏之幕僚書吏，有所謂房費，而州縣則五花八門，巧立名目，以向人民勒索浮收，較正額有多收一倍二倍三倍者，事經胡文忠奏發，清廷始雖略予嘉獎，旣則等閒視之，文忠指陳別省積弊相同，亦未見一字追究。意者專制帝王，旣以天下爲私產，雖窮奢極欲，亦視爲當然，於是對臣工亦故留方便之門，使其各得厚實，以慰其私，自珍身家，以服其上，此其縱容籠絡之術，或即代代相傳之秘訣？此吾國官吏之貪污，其淵源於歷史者有如此也。吾國政治，自秦漢以來，皆偏於消極。所謂節靡費，減徭役，禮賢士，抑宵小，輕刑罰，薄稅斂，乃賢帝王之大德。所謂除殘暴，禁苛索，揚士風，愛人民，即賢太守之能事。要之使斯民自由生息，幸免流亡，即是太平盛世矣。若夫經營擘劃

，積極興利以改善人民之生活，斯則賢者偶爾一試，尚亦有之，至於通盤籌計，樹此爲國策而實行者，則絕少其事。王荊公倡行於宋，一時之正人君子，憤恨攻擊，不遺餘力，延及後世，猶多詆毀。故吾國政治之常經，重在安於現狀，憚於改作，官吏能行故事，即是無忝職守。此吾國官吏之泄沓，其淵源於歷史者有如此也。

一，政體更變　當國家承平之時，取士用人，尚有定則。一般官吏，或顧惜前程，或格於定制，即售奸私，亦不敢大反乎常軌。及乎政局大變，百度凌亂，下愚者無所忌憚，既可肆意爲非，中庸者操持不堅，亦必從風而靡，而吏治遂不堪問矣。曠觀歷史，每當朝代遞嬗，雖後來者之政治規模，大抵因襲前代，斟酌損益，然政綱必一度解紐，政象必一度杌隉，吏治必一度敗壞，須經相當之歲月，始能反諸正軌。況近者吾國推倒滿清，易專制爲共和，又改黨治，此其變化之劇遽，吾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一切典章制度，舊者既一概捐棄，新者又雜說紛陳，整個社會，仍錮於舊態，對任何新政體，無準備之基礎，因之無一可運用而適合。自中央以至各級政府，制度之更易既頻，職權亦轉移莫定，官吏用人，漫無準則，操政柄者，多徇私之便，識之無者，增浮競之心，紀綱弛懈，法令無靈，以視歷朝開國之初，囂亂更甚，收拾更難，而吏治之敗壞，自亦隨之而加厲也。

一，內亂頻仍　自民國以來，全國洶洶，迭經內戰，即至于今，仍在軍事之過程。於是軍人之地位，超越一切，軍人之氣燄，睥睨一時。當局爲圖軍權之鞏固，遂不惜曲意籠絡其部屬。即非其統系而有力之軍人，亦爲情勢牽掣，不得不降心忍性，擇與結納。於是地方政治，遂全歸軍人掌握中矣。雖全國尚僅統一其名，各省仍多割據其實，然軍威籠罩一切，則全國絕無二致。夫吾國今日之軍人，本少高深之訓練，更少純潔之修養，只緣戰亂之時會，致其地位之特殊，牽然以纖悉之政治使之學而製焉，即乾惕以臨之，亦難保無覆餗之懼，況真能黽勉者，尚罕見其人耶？其上焉者，頗能辛勤，有意振作，治績所彰似亦佼佼，然限於才力，難期宏效。其次焉者，職守之事，既茫然而不得其解，亦遂因循敷衍，聽其遷流而不問其歸。至於心粗膽大，意得氣驕，勇於徇私，敢於作惡者，斯則品斯下矣，而實繁有其徒也。試思地方行政之權，全操於若輩之手，吏治焉得而不壞哉？向使一般軍事領袖，果能深明大體，早日覺悟，減少幾次內戰，則軍權不至如此泛濫，而國事不至如此敗壞，吏治蒸蒸，或已有其望矣。此誠令人不禁感慨係之者也。

一，外力激盪　自科學大昌，生產革命以來，吾國遂因

而有外力之侵入，今日全國已無事無處無人不受其影響。簡要言之，政治經濟教育之基礎，俱受其衝激傾蕩，尚不知如何重新建立，始爲合理而可行。此實吾國之一大刧。然吾國之新機，已由此而得，將來整個社會之改進，當可輾轉從此形成。不過截至于今，尚見其害多利少，而晚近紛亂之局，亦因之而加久加劇耳。吾人試思：設吾國仍能閉關自守，則今日整理國家之景象，當如何乎？就政治言之，則有清之亡，與夫代之而興者，當不過歷史之重演，所謂民主黨治諸名詞，恐非一班人夢想所及，而國家苟且安息，或已略具端倪。就經濟言之，農業必一仍舊貫，手工業必依然暢行，人民生計，雖甚枯苦，然素昔如斯，或已漸見安定，決不至如今日市場被人攘奪，膏血被人搾取，農村凋敝，社會憂惶，而求自科學之物質文明，更無由而至，人心無此誘惑，其浮靡當不至如今日之烈。就教育言之：則儒家一尊之局，至今當猶未改，論世衡人，赫然有此爲準則，敦品礪節，翕然以此爲宗尚，雖口是心非，外講習而內背棄者，所在多有，然身體力行，表裏如一者，亦非全無，即有不肖之徒，亦存顧忌之心，其維繫人心，激勵薄俗之功，亦不可沒。乃自國力衰弱，外侮頻來，每次戰爭，當之輒靡，於是徬徨失措，自顧欿然，自信自重之心，蕩焉喪失；於是莘莘學子東西遠渡，西哲學說，傳播東來。豈知學步未成，故步漸失，舊時範圍人心之教義，已在若斷若續之交，恍惚迷離之境，而代之以興者，尚未見其爲何物也。故吾國今日之官吏，既少名教之顧忌，甚或不知名教爲何物，不淑之心，莫之戢止，而政局紛擾不休，便於混水摸魚，加之物質淫巧，動其欣羨，都市繁華，誘其酣沈，然正規收入，不克辦此，欲圖如願，只得橫取苛求。此受外力之激盪，而吏治愈壞者，有如此也。

一，人心綱領不立　所謂人心之綱領者何物乎？公衆之信仰，有集中之標的，公衆之行爲，有共同之趨向，公衆之操履，有共守之軌範，順之者榮，反之者辱，習焉成風，非必待於誅斥勸誨而後能之謂也。所謂人心之綱領何自而立乎？其道亦多端，要莫若政治中心人物之易爲力也。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賤儒，羣臣無敢儒冠，挾政治之力，以左右人心之趨向，眞所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順也。蘇俄由沙皇專政，一變而爲無產階級專政，由封建而兼資本主義之社會，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社會，此其艱鉅煩難，當可想見。然爲時不過十餘年，而成效已有可觀，蓋其領袖艱苦卓絕，示人無私，抱定決心，死心硬幹，於是形成人心之綱領，羣起共赴，雖其前途之究未可卜，而目前之績效，已難能可貴也。使吾國當局，果能熟審社會之需要，認清

社會之病症，確定標的，樹立風規，殫精竭慮，貞固邁進，則庶乎天下憬然知所向往，惕然知所畏忌，人心之綱領或其立矣。惜不此之圖，致使人民努力，無所適從，國家建設，百無一就，社會風尚，放僻邪侈，如此而欲吏治之不壞，殆南轅而北轍也。凡人政治地位一隆，非特職司所在，固當盡力，即其私人生活，檢束之嚴，亦較常人為尤要。蓋其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咸為社會視聽所集，或當或否，影響皆大。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風而期草偃，風行而期草直，皆事之所必無，今日袞袞諸公，似多隨俗浮沉，甚或為流俗之代表，上行下效，人心之綱領，更何自而立乎？黃梨洲原君篇有云：「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誠以負政治之責者，即當以身許國，不可有利之之心，苟其有之，則害斯大矣。

一，官吏流品龐雜　官吏須有相當之才學，尤須有可靠之心地；蓋職司國家人民之事，非才則事無由治，非學則才無由廣，心地不可靠，則吏流弊百端也。吾國近來官吏之來源，一曰「私」，二曰「力」，雖設有考試制度，然舉行尚僅一次，所取不過百人，此則九牛之一毛，至今猶閒散置之。官吏而來自私與力，自然流品龐雜，而才學心地，從可知矣。雖不無自好之士，雋美之才，然不過偶然遇著，不多見也。尤以地方官吏，因行政操於軍人之手，流品更為龐雜，才學心地，不堪問者更多。吾人試拭目一觀，即知其是何景象矣。

夫駑駘不可責以千里，鷹準不可索以文章，以若人而司國家人民之事，以若人而任親民字人之官，欲吏治不壞，可得耶？

## 整理吏治之方法

綜上所述，吏治受病之因，既如此其久，如此其多，如此其大。欲加整理，自當視其病之所在，而針對施方。如病在外力衝盪，致政治經濟教育之基礎傾圮，則講求如何重立新基尚矣。如病在政體更新，內亂頻仍，致國家長此擾攘，軍人柄握政權，則講求如何穩定政局，如何限制軍人尚矣。然此其事體重大，情節紛繁，既未能望其畢辦於咄嗟，亦未能盡其研討於短簡，故皆略而不談。茲篇所述，但求其切於實際，當於事理，簡而易行，平實而效大，凡百在位，苟欲行，即行之，無牽掣，無困難，所需者，惟一念之轉移已耳。

一，慎甄拔　吾國近來用人之標準，惟視推薦力量之大小，及私人關係之厚薄，前已言之矣。即有資格之限制，即有經歷之考求，然皆表面粉飾之具，並非以事實為根據，而

斷其人之合與不合也。當此喪亂毀壞之餘，用人本難守一定之繩墨，而一定之繩墨，亦未可操爲得人之券。不過司用人之柄者，當思國家人民所關，不可不愼重將事，不可但爲所識窮乏之得我，不可用作敷衍應酬結寵固位之資也。今之當局，切宜矯正此弊，去取雖惟我任，甄拔要必從嚴，總期於事之有濟耳。雖舉爾所知，古有明訓，薦賢者受上賞，亦合情理，但必以事實爲前提，不可襲跡亂眞，而輕重倒置也。陳孺子充宰肉之技，可以宰天下，以其公也，倘此著一錯，則全局皆非，天下事即因之敗壞而有餘矣。至如何甄拔之法，謂宜每用一人，必勤與接見，多與講論，察其識，試其才，嚴明敏奸妄之辨，審浮僞篤實之分，（但須個別促膝綏談：不可如應酬式之接見，旅進旅退，紛勞而無益也。）果能稍具眼力，貫注精神，本此以求之，雖所取未必盡才，而拔十得五可矣。以視漫招士子而考試之，或聚千百人於一堂而訓練之，實更爲切實，而收效當更大也。

一，勤考校　人才多以磨練而成，智慧每因逼拶而出。長吏對於屬僚，切應與以磨練逼拶之機，使其人之才智有日新又新之效，而事之效率，亦有月異而歲不同之功，斯則勤爲考校尚矣。如登用之後，漫不加察，或僅以奉行故事，而覘其能否，則某也才，某也不才，某任某職非宜，某調某職恰當，某人有所短，亦有所長，某人工於此或拙於彼，既茫然無由知悉，其屬吏亦遂安於故常漫度其歲月，愚者幸而得志，賢者抑而不伸，整個之機關，必無敏活精進之象，陷於板滯死悶之局矣。今日即其時也。至如何考校之法，謂宜師漢代議曹之意，更拓而充之。凡主管事宜，應如何興作，如何整飭，以及日常較關重要之事，皆令屬吏共同討論，或各陳意見。如此則數利備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芻蕘邇言，不無可取，事經多數人之討論，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一也。長吏既以集思廣益望之屬吏，屬吏自知奮勉，且爲顧念前程，更必努力。每一問題當前，或搜集故紙，以探索其源流，或參閱新籍，期洞明其概狀，更體察當時之實際情形，而條具意見，於是思日進，識日廣，可收作育人才之效，二也。各個職員，既可隨事而獻替，則賢愚畢見，妍醜曉然，長吏綜而察之，高下既皆在心，升調自可悉當，可以拔眞才，抑幸進，三也。昔曾文正日必與幕僚縱談一次，有事應商，則使其各就所見，而互相辯質，文正則不發一言，默誌而採之。駱文忠屢集司道於一棹，令以筆墨各陳所見。凡此良規，可爲師法。

一，循名核實　上述考校之法，僅就對於共處一堂專以筆墨爲事之屬員言之耳。如有隸屬機關，分布地方而負實行

之責者，（如省府下之縣政府，中央各部散在各省之直屬機關。）尤應綜聚其議論，而考核其實際。按吾國近年風氣，無論何等官吏，到任之始，非無所謂「工作計劃」也，按期按年，非無所謂「工作報告」也。嘗見報端披載實行機關之工作計劃矣！周詳美備，令人嘆絕，然按之實際情形，則十九扞格不通，即此已可知其人之浮妄無能，根本無意實行矣。又嘗見所謂工作報告矣！連篇累牘，儼如買鹽買醋亂雜無聊之紀載，即此已可見其平日一事不作，作亦不過胡鬧鬼混矣。此其人所以敢於大言不慚，所以敢於胡亂搪塞者，則以計劃一經公表，誰復過問其是否切實，是否實行？何妨不隨意臚列，以壯自己之門面，而動庸人之欣賞？報告一經呈送之後，誰復斥其工作之不力，言行之不符？何必不了此公案，以應功令？猶記憶二三年前南京某院長公開宣稱曰：「開會時，每見各處工作報告堆積，印刷裝潢，非不精美，偶閱內容，不覺心中隱痛起來。」南京如此，何地不然，此誠可為吾國政治一哭也！今吾國如不欲整頓政治則已，如欲整理，非從此浮偽詐騙之風，剝膚刮骨，洗滌淨盡，必無轉圜之望。夫從政本無新奇，要必實事求是。邵康節稱司馬溫公為九分人，以其腳踏實地也。吾國之在今日，當以此為對症之藥，故非循名核實不為功。主持政務之人，本身固切忌高言深論，對於所屬機關，其籌擬之計劃，必審其是否從事實上打算，是否由實際體察得來，計劃擬定之後，更必嚴察其是否實心實力[illegible]切實舉行。如仍此上下相蒙，糊塗敷衍，勢非誤盡國家，誤盡蒼生不已也。

一，旌別淑慝　天下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彼中材之人，固可左可右，惟視操縱領導之術何如耳。夫人孰無好名之心？雖貪鄙無賴，苟被以惡名，亦必怫然不悅。庸碌細人，苟偶得善譽，亦必欣然色喜。而況列身仕版，聲聞較著者乎？惟是非不明，淑慝不分，則好名之心，無由而生，庸庸者遂隨流波蕩，趨於下流而不能自拔耳。苟屬吏之善惡得失，長吏擇其尤者，表而出之，祇須行之一二人，以為之表的，中人以下，或可勉而正其趨向。此亦叔世轉移風氣之一助，前賢有試行而效者，今亦無妨借鏡也。

一，信賞必罰　夫恃賞罰以鼓舞鈐制天下，其術本陋，然自有史以來，其恃為綱維天下之助者，尚無以易也。尤以昏亂之世，人心汎濫而無紀極，欲得一簡易有效之法術，以救天下之急症者，更舍此莫由也。國家雖有良法美意，然須因人而行，苟官吏漠然不之應或背其道而馳，則國家之技窮矣，非賞罰何以督之哉？彼獨往獨來，無所為而有所為，無所為而有所不為，惟上智者能之。有所誘導鞭策而為善，有

所顧忌畏懼而不爲惡，此中貲之常態也。至於下愚作惡害人，是其本色，鋤而去之，更爲切要。故賞罰嚴明，無形之中，可以長育許多善萌，消除許多惡念，昔人有謂：「凡顧全人，當使之先有忌憚之心。」此誠閱歷有得，親切有味之言也。而福國利民之政令，亦賴賞罰以行。至於誅戮殘暴，即所以安集善良，所謂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此亦大功德事也。子產治鄭，寬猛相濟，師火之烈，而始歌孰殺，終思誰嗣。商君治秦，嚴刑罰，明爵賞，行之十年，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諸葛治蜀，明勸戒，峻刑政，賞罰之信，足感神明，而道不拾遺，風化肅然。張太岳之相明，胡文忠之撫鄂，皆師申韓之法意，而治績彰於一時。夫子產春秋之賢者也。商君雖天資刻薄，然亦一世之傑。諸葛公超邁公誠，上可伯仲伊呂。太岳文忠，皆凜然一代之英。而其爲治也，皆不能不藉刑賞之助，以樹其政治之規，刑賞之用大，從可知矣。吾國今日，就吏治言之，幾無刑賞之可言，志士因而灰心，蔑茸因而得志，鄙妄者何所憚而不競爲奸利？滔滔者又焉得不從風而靡耶？今日之事，非嚴懲貪汚，剔去庸腐，不問官之大小，一視同科，再從容而扶植善類，登進賢能，風氣必無轉變之望，吏治必無改進之機，長此遷流，眞不知稅駕之所也。最近英揆麥克唐納宣稱於義大利曰：「再造人類實不可望，吾人當了解其情緒」(It is useless for us to try to recreate mankind, we must realise masv emotions.) 斯言也，意味深長，可多方應用。大抵庸劣之吏，任其所之，則放僻邪侈，嚴法以繩，則知儆向上。書曰：「凡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按之人情而皆然，證之事實而皆準，操政柄者，其知所從事矣。

右列五端，首愼甄拔以期剔別賢愚，選用得當。繼勤考校以寓作育之意，明優劣之分；核名實以矯浮僞之弊，重實行之效。猶恐在上者熱切期望，在下者苟且應付，又旌別淑慝以鼓舞之，勸戒之。猶恐虛言褒貶，無甚裨益，又信賞必罰以儆惕之，約束之。操此以整頓吏治，其庶乎可矣。然猶有一根本之點。倘此點不立，則五者皆廢。此根本之點爲何？曰破除情面，不避嫌怨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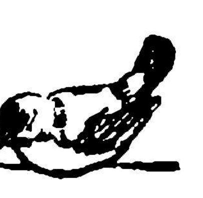
吾國今日之官吏，大抵一面無法無紀，一面瞻徇情面；一面營私取巧，一面避忌嫌怨。要之以一「私」字爲中心，遂有此跡似矛盾之表現耳。夫瞻徇情面，有時亦係仁義之變態；避忌嫌怨，有時亦係宅心之寬厚；略跡原心，或有未可厚非。然從政之人而有此，則害政害事，流於殘忍而不自覺矣。今試就前列五者論之。一有瞻徇情面避忌嫌怨之心，則知其才而不能不用，甄拔焉得而愼？知其不稱職而不能去，

考校又何貴乎勤？務名而無實者，仍必曲予優容，所謂循名核實，必然不能實行，即行之亦必虛有其表。奸私不職者，仍必默爾隱諱，所謂旌別淑慝，不過奉行故事，人且嗤之而不以為意。若夫信賞必罰，更必避權貴，恤親近，即使偶爾信，偶爾必，然矛盾參差，因人不同，亦無以服天下之心，而生賞罰之效。使此五端不立，則吏治尚能望其整飭乎？國事其能有豸乎？故曰：害政害事。夫縱容一不肖官吏，即損害千萬無辜人民，一家不哭則一路哭，故曰流於殘忍而不自覺。今所望於政治當局者，公私務須分明，輕重切勿倒置，政事關係人民之生命財產，關係社會前途之苦樂枯榮，不宜瞻徇以慰庸鄙之私，不宜避忌以長貪暴之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吏治能否整飭，其根本關鍵在此，如此點不能矯除，則萬事無從說起也。

此篇所述，但期切實易行，似亦卑無高論。試思破除情面，不避嫌怨，苟能果斷以行之，尚有何障礙？而前列五端，無論大小機關當局，無不權衡在鄂，可獨斷獨行，既不受上級機關之束縛，又不受平行機關之牽制，而與法令又一無抵觸。（罰之一端，行政機關雖不能執行，然屬吏一有不法，執而解送法院已耳。）故上自國民政府，下至縣政府，主其事者，苟其有心，即可暢行無阻。所謂所需者僅一念之轉移，實本其實而道，非故作欺人語也。

當今之世，雖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然公道之在人心，究未能泯滅淨盡。果有剛正之士，獨勵其公忠之行，凡昏庸貪之鄙儔，外或驚駭，內則不能不為之心折，未必因此而失官，亦未必因此而賈禍。且丈夫作事，自有本末，凡職之所在，心之所安，自當光明磊落以赴之。任一縣則期一縣受其福，任一省則期一省蒙其利，不可因舉世皆濁，遂亦隨其流而揚其波也。甚望凡今在位，有能翹然獨異，奮起而參酌此篇以行。

（完）



# 斥「技術政治」

陳江譯

> 此文載三月份現代史料，係針對前「美國蕭條的救星」一文而作，本文中對於技術政治之理論（前經馬季廉先生作正面的介紹）備肆攻訐能事，作者為一强烈擁護現存制度論者，故又極大胆的抨擊社會主義及其經濟理論，篇中論斷之曲直不必置論，然其足以啓發吾人對問題思考及解答之興趣，則無復稍異也。
>
> 譯者附識

節省勞力而用機械力驅使的機器，很久便被視為勞働者的仇敵，人被機器排斥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但被排斥的人終於在實業組織中重被僱用，重被吸收，（Reabsoption）則其結果是不顯明的，不是那樣容易看出的。在經濟界不景氣的時候，吸收失業者的作用有時會遲緩或甚至停頓，則機器便會遭受失業的非難，但是我們忘了在經濟界景象好的時候察詢勞工得以重被吸收的原因是什麼？

最近此種對於機器的恐怖心情又以新的形態出現，至少可說又在被一種新奇的諺語表明。對於生產過剩或消費貧乏（是一件事）的恐怖，在汽機發明後，就時時發生。前幾年機器曾被人宣示為大衆的侵害者，過後我們又聽到機器造成失業，現在我們又在傾聽着「技術政治」，我們所聽見的這些是含有部份的眞實，但若將眞偽各半的觀念當成不移的眞理就是危險的事。

機器的背後，有力在催動，開始採用人體筋肉所能產生以外的「力」（Power），是我們文化中最可驚異的史蹟。此種情形，特別在歐亞兩洲發生最早。獸力，風力，水力，在無歷史記錄前，即被那裏的人們採用了。炸藥的「力」是早期的近代緩發現的。除了秘魯人有限度的用駱馬羣的「力」外，直到從歐亞兩洲的民族那裏學來，歐亞兩洲以外的任何民族沒有能够採用自己筋肉外任何原始的「力」的，我們的文明始終是「力」的文明。

用炸藥的影響，產生了政治革命，將一種住在城堡裏，披甲騎馬，從事戰爭的富有階級的權威破壞。歐亞兩洲的民

族又因爲有了馬和炸藥，才能將他們的文化傳達到其他各洲，我們學會了用旋床的「力」，影響到發生實業革命。更不久前，發現了含有巨量的「力」源的煤油供我們採用，又影響到產生了又一種所謂革命。我們在開始駕牛，養象，牧馬上都產生過什麼樣的革命，是沒有法子作史的稽考的。總之獸「力」曾在我們民族經濟及軍事的優越上，曾演極大的任務。一九〇〇年的戶口調查是可以證明的。當時我們所採用的獸「力」總數（以馬，騾，牛計）已超過我們所有汽機「力」的總數。如一匹馬「力」等於十個人「力」，則單在農業上已能供給等於二千萬人的「力」的總數了，那也就等於四十倍於我們所有農民的「力」了。簡捷的說，採用大規模的「力」並不是新奇的事。較前者更大規模的「力」也曾被採用，亦並無任何新奇原則的介紹。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說在同樣的經濟制度下，已往的採用及擴充「力」源是可能的，如今再度採發新的「力」源是不可能的。

一般由於採用新的「力」源而產生所謂的革命，並不損害市場經濟的健全，只是轉變了機械的程序（Mechanical Process），雖然能引起價格制度的不安，但不會破壞價格制度。現在有許多人紛紛議論着根本的革命，企圖破壞現存的市場經濟及其附存的價格制度及工錢制度，尤其是工錢制度，而代以一種更機械化的社會制度。

理由是不難看出的，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只有出賣筋力的人是要和機械力競爭的，煤和煤油的「力」源較人的食物賤。於是筋力賤到使得勞動者工作得來的報酬用以購買食物都感覺困難。那些人能做機器不能做的事的，可以避免這機的競爭，而反能因會利用機器以牟利。他們從廉價的「力」（機器）中取利，並不必出賣勞力以與其競爭，僅有出賣筋力的或僅有手的靈巧出賣的懼怕機器，旁人不會的。

補救方法顯然的不是去廢除機器或市場經濟，而是（一）革興一種教育制度使得每一個人（除去意志薄弱者）有在筋力及手的靈巧以外的能力出賣。（二）設法減少實業組織外的一些意志薄弱者（那就是說在政治機關中）我們還能禁止僅有筋力出賣勞工入口。換句話說，就是取締一般移殖入境的勞工，除非那些有筋力及手的靈巧以外的技能的。設如我們能取消或大量的減少那些僅能出賣筋力及手的靈巧的勞工，我們就不會再有和機器競爭而永受苦難的人。因之那種僅爲只有筋力出賣的人的利益而策計的經濟制度的革命，也不會認爲是必需的了。

此種補救方法對於我們雖極顯明，持革命論者對之却是漠然無動。他們感於普羅，僅有筋力及手的靈巧出賣的三人

階級專政的意念，確定的相信那些意志薄弱者（指政府或握政權者）好像有天賦神權，使他們本身產生無限的數目，堅持着要創立新的經濟制度以圖減輕他們因無限的筋力消耗所受的痛苦，是不同意此種改革的。他們對於許多經濟的基本問題，如關於人口的及職業充塞化的，皆充耳不聞，人口節制及職業配分皆被拒絕承認爲可能。他們堅持着以一般愚性人的利益爲依歸，而改造新的經濟制度。

市場經濟存在一日，供求律即適用一日，有的人可將生產品售高價，有的人只能售低價，有些人會較別人富裕，但那些較不富有的還要較那些在別種經濟制度下的人富有。財富不平均被革命論者極度憎惡而亟圖毀滅，即使不平均的水準只不過是降落到和鬆弛的消費及生產者的水準一樣。他們爲筋肉勞動者力持廢除市場經濟及停止機器進步的主張，認爲二者互相矛盾。但依我們的觀察，二者間的矛盾只是由僅有筋力出賣的勞動者的立場上看來的。

市場經濟和通常認爲的自由（生產消費及貿易的自由）是互相關聯而存在的，先只能爲握有權力者所廢除或被政府或被非法的團體，制止一切暴亂及欺詐，讓人們自己和平的誠實的去從事所願作的，即使是違禁品的交易，民主政治的昌榮是基於每人有自由去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因之彼此互相供給互相幫助。

貿易愈自由的國家，生產技術的進步愈快，二者是極相吻合的，發明或企業在服從的氣息下不能推進，按照自然律它是屬於個人有創發性的組織中。在那裏千百萬的人對於各樣新的計劃施以錯誤與正確的實驗，新的發明和企業往往會被軍事機體或官吏的政治的限制而中斷。但即在戰事的藝術上，造時代的鉅大發明每是公民而非軍事家的產物。炸藥及高爆發性物，飛機坦克，毒氣，等等的發明，都是由那些不用等候權威的准許而能自由從事試驗的人所造成的，生產技術的進步，如與自由企業及個人創發性相矛盾，則和任何其他事物要更矛盾了。

現在有人告訴我們無論過去的史實如何的真確，生產技術的進步，先前使我們的社會組織成立的，現在已達到使其破壞的階段了。又說因私人企圖利潤，乃作發展節省有効的生產程序的競爭，競爭之強烈化，使得利潤除開在競爭停止的場合外不能存在。競爭停止的原因是獨裁，制止新的發明，維持價格政策，特許權，秘密貿易，在使競爭停止的諸種方法如不可能的場合，發展機器及採用新的「力」源的急速進步，會使利潤成爲不可能。因爲利潤是推動企業的，沒有利潤，企業就會停止，於是造成大批失業。故此結論就是利

潤使得機器進步，而機器的進步又破壞了利潤的存在。

我們至少承認自由企業和個體創發性對於早階段生產技術的進步是負責的。我們經濟組織的成立也是要歸功於彼的。自由企業和個人創發性解決了一個永久的問題——經濟財富的缺乏，試問履行了那樣重大任務的經濟體制在進程中能否自行破壞？是否在極度頹糜中的我們必需的要改變我們的經濟體制僅爲使我們消費和生產力相適應？或者我們必須採取，像有些人建議的，一星期二十五點鐘的工作制度嗎？

關於私有財產及私有企業，有時彼稱爲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含有破壞种子的學說不是新的了。在不同的方式及謎語中曾被說明過，現在又在「技術政治」的名下出現了。「技術政治」一語是隨着「機器的失業」，流行於一九二九年，而產生的。相同的觀念至少在一八七三年就有了。自汽機發明後，人即被機器排斥。在景象好的時候重吸收，重被雇的進行較速，景象不好的時候較遲，甚或停止。在好的時候因爲重被吸收的作用捷速，我們很少聽到機器的失業及其相類的名詞。其實無論是好時或不好時，人總是在被機器排斥。設作一暫時或指定日期的統計圖表，就可看出被機器排斥而未復業者的數目。年歲不好的時候，吸收作用慢，此數目自然增加，於是人們咀咒機器造成失業了，但事實是排斥的速率在不好年歲並不較好年歲爲速，失業的增加是吸收速率緩慢的結果。

被排斥的人在好景象時候重被吸收，在景象不好或極壞的時候吸收緩慢或完全停止，其理由不能夠在生產技術進步率的不平均性中去找。設若完全的或主要的是改良生產技術所致的禍亂，那末我們一定要推想到技術的改良一定是時作時輟的。但事實並無這樣的證明，設如我們找到信用制度是發生煩惱的因子，那末信用制度將是不穩定，信用澎漲，契約混亂，這是事實有的，從表面上看來，原因還是信用制度不安定的多。

再說，致煩惱的原因如主要的是生產技術上的，那末大衆的失業者的工作都是機器能代替的了。事實不然，失業的人包括各種工作者，勞心的勞力的，——商人，經理，售貨員，統計師，會計師，夥計，工程司，教員及旁的大衆，他們的工作是機器永遠代替不了的。煩惱如是因爲信用崩潰的結果，購買力降低而生，我們一定要想到它是一律影響到各種職業，而不僅是那些能以機器代替的工作者。金礦外各種職業都是受影響的。機器在工業中最明顯的排斥勞工。但即在一九二七年，最繁榮的時期，全國勞工總共是八，三三〇，〇〇〇八，目前失業的人數超過上面數目的程度是很可觀的。可見被機器排斥的人並不佔全部失業的多數百分率。

目前情形中，惟一適於被稱為生產技術的新因子，即是大量的採用煤油作為製動機的燃料。這樣在兩種情形下影響到農業。第一，減少農田上需要的馬（被所做刈草製動）及作製動燃料的穀，麥，因此農業少了兩項重大收入的來源。第二，採用曳引機（Tractor）增加了農業的生產力及生產品，此兩種農業上受的影響要以前者為較重要。需要減少及生產品增加相合便造成西北農民的災難。所以製動燃料又增加了煤礦業的不安。這兩種基本工業都因有了新的競爭者而衰落不振。

植棉者因有了別的織品代替了棉花感受損害。此類樣式的變化不足稱為生產技術的改良。使棉業衰落的其他因子，就是在特克薩斯州(Texas)大批的僱用廉價的墨西哥勞工，其餘的產棉地帶，尤以密西西比河東岸受此種南美無廉價工人競爭的損害，較與任何機器競爭之損害為大。在西南省甜菜和菜蔬田中，廉價的墨西哥及菲律濱勞工，使西南省美籍工人完全失業外，全國的菜蔬業亦因而頹落。這些當然不能說是生產技術的改良了。

我們為什麼讓那些倡技術政治論者恐嚇而使我們相信現在的經濟組織是被機器判了死刑？欲望也許是思想之母的，設如我們困難的來源是財政上的而非生產技術上的，是由於戰債造成世界信用的可怕的紊亂，通貨的澎漲與縮減，不經意的銀行業，延付貿易，選賣投機，那我們當能奮鬬越過這個難關，像我們超過別的困難一樣。但如照他方面說，我們的經濟體制中，如含有一種使本身自趨毀滅的分子，而我們不能超過困難；那末困難便要戰勝我們，不得不聽從暴動的革命或出於自動的改革而作一根本的轉變了。

相當的羣衆會因革命而有利是可能的。沒有一種經濟制度能夠利於每一個人。那些只有筋力出賣的人一定是貧窮的。有出售筋力的自由就等於有自由去餓飯。在此種情形下的人是樂於賣出他們那樣的自由以換取一點有定的糧食。假如我們有百分之五十一是在那樣情形下的人，無疑的我們應該舉行革命，廢除市場經濟，而代以發憑單，散食糧的組織。但設若我們能將此種人的數目減少，革命就不會發生了，只要大多數人在市場經濟制下感覺舒適，他們不會去選另一種由權威與服從的因子造成的社會組織了。

技術政治論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的以為如有只能出賣筋力者存在，則此種人必佔大多數，他們忽略了在資本主義制度國家中的大衆較非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的大衆境況好。大衆在機器生產進步的國中較機器生產落後的國中境況好。他們又忽略了共產革命首先發生於機器生產落後同時有貧苦大衆的國家。他們還忽略了一個事實，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及機器生產最不明顯而人民較任何資本主義制度社會的人民貧窮的國家，纔有機會去散布或真正的實現。

按照事實，除了一些術語的差別外，「技術政治」只是馬克斯學說的脫胎，有些地方較進步，有些則否。馬克斯倡「勞動價值」的理論，「技術政治」論者則認「人的勞動」僅為「能力」之一種，至今仍為一小部分，這只是把普通的「

能力」代替了『抽象的人的勞動』——引用馬克斯語，——」作價值決定的眞實基礎。馬克斯對於他的「勞働價值」說，始終不能堅持到底，時常動搖而降服到實用論上。他曾經承認過，不論一件物品耗費了幾許勞働，如無實用，則無價值可言，產生此物品所用的勞働亦不能當作勞働計算。但「技術政治」不容本身爲這樣難題纏繞的。

就其他方面，此兩種學說都是荒謬的，一種東西的價值並不基於用了多少能力，人的或非人的，去產生它，而基於在和別的東西相關聯中如何的被願望。願望性決定一個限定單位的「能力」，正如同決定一兩金子一樣的明確，一根定單位的能力是不變的事實不能使它的價值不變。一兩金子永遠是一兩重，這和一個指定單位的「能力」不變，同樣的明白。一個限定單位的「能力」或一個指定重量的子金的願望性，在和別的東西相關聯中變，則它們的價值變，雖然它們位置勢力(Potential Energy)或重量不變。

「能力」被技術政治論者及物理學者解釋爲推動物質的東西。價值在另一方面，是推動人的。物理學者知道價值因能滿足人的欲望纔推動人，「能力」若不被人需要，即與價值無關。「技術政治」論者似不明此理，機械處理推動「物」的機能，經濟學是處理推動人的機能。經濟組織就是推動人羣的組織。於此「技術政治」論者所知未較經濟學者爲多。彼等所知機械推動物理亦僅如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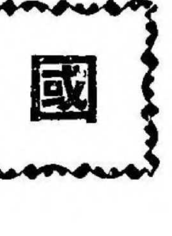
技術政治論者和共產主義者同樣的厭惡利潤。利潤，如工資，薪金，是推動力的一種形式。獲得利潤者的收入是偶然無定的。旁人的收入是契約的，有定的。在自由的國家中，人是被一種預期想得一樣所願望因而予以高價值的東西所推動，對於一件東西願望心愈強，則予以價值愈高，推動力之發生愈大。當人們唯一的機會去獲得自己所願望而賦以高價的東西是捐助一些別人賦以高價的東西，那我們就是有了一個有力的，周密的組織去推動每個人了。只要機器能更節省的作一些指定的工作，不會有人再想去作同樣的工作。他會脫離那工作而去找些機器不會作的工作去作。設如改革經濟制度，使給人們高的工資，使他們作和機器作得一樣好的工作，同樣的也不會再有人想作別的工作了。

那般有契約收入同時被人擔保着的人，有種自然的共同癖性，他們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當他們的人數大量的超過了那些有偶然收入的利潤獲得者，他們就很莊嚴地自稱爲超越的人，是財富眞正的產生者，而將擔保人稱作低級人物，寄生階級等等。「技術政治」論者將此種論調引到一種混亂的形式，但如實際稍變，那些願意在偶然收入下去努力的人去發展企業，支付各種形式，如工資，薪金，利息，租費等的契約收入後，再取得剩餘，則這些人纔是眞實的生產者，他們統率着事業進行，取得最合法的收入，整個「技術政治」的理論所以看穿了，不過是煽動的技倆，意欲以新奇的讕言搧感衆人，使相信他們那些不誠實的話罷了。

三月二十九日於南大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廿二年四月七日起
至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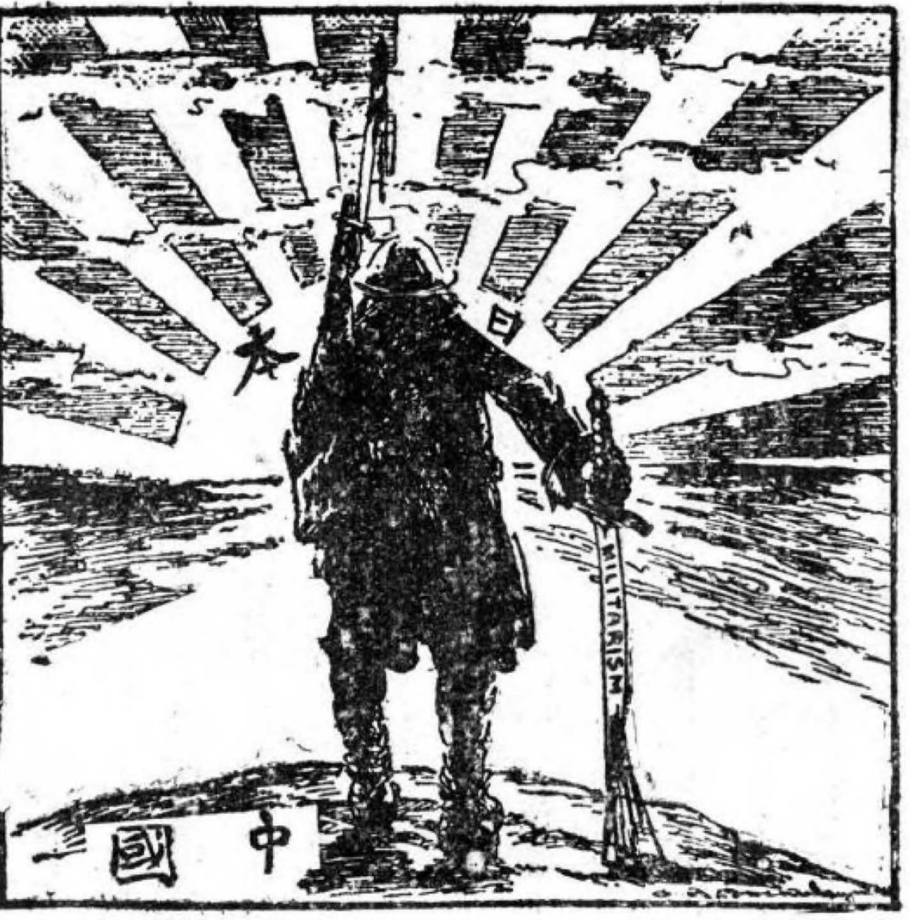


## 國內

### 長城各口危急

#### 冷口陣地不守

日軍於西線各口受我軍擊退後，遂變更戰略，銳意攻我凹部之冷口，期於佔領後，以控制灤東陣地，並挾攻西線各口近日來在西雙山一帶構築工事，齊集軍旅，大舉總攻。連日敵人向白羊峪劉家口極力活動，並以汽車六七十輛往返向蕭營子附近輸送軍隊。至九日，約增加數千人之譜。其飛機竟日向我陣地投彈。九日下午馬道溝前進陣地左翼與櫻桃園西方同時發現步砲連合之敵約一千二三百名，當即與我軍兩營開始激戰，入夜戰鬪益烈，十日晨敵軍一師團以陸空聯合總攻冷口，㈠佔領櫻桃園附近之我軍自九日夜受步砲連合千餘人以上之敵人攻擊，徹夜激戰。至十日拂曉前，敵益增加，並利用烟幕彈，向櫻桃園北方高地攻擊。大部繞至東半天山北側，斷我歸路，並向五道溝猛撲。官兵傷亡幾盡，該地遂落敵手。㈡馬道溝正面陣地，九日夜十一時，敵人陸續增加。激戰至十日早四時，左翼被敵包圍，並受櫻桃園高地側擊，傷亡甚重，遂移至薛丈子岸笨河之預定陣地。㈢劉家口方面，十日拂曉前，敵猛撲我徐流口，並用四路縱隊向我衝擊四五次，戰事異常激烈。我以手擲彈斃敵甚衆，山溝中積尸纍纍。




朝呼？落呼？（N. Y. Daily Mirror）

擦崖子口，四十二口，白羊峪口前方各陣地，敵於十日拂曉前，同時分派多數縱隊向我猛攻。㈣敵人此次攻擊冷口，其兵力約達八九千，極力由兩

翼向我冷口後方繞進。十一日午冷口建昌營同時不守，現我軍固守第二線。十二日商震令所部限二十四小時內克復冷口，刻仍在激戰中。




龍尾上的鹽（Glasgow晚報）

## 何軍奪回海陽

海陽鎮位於北寧路秦皇島至黑山窰支路之東，為石門寨至冀省境內之必經路。五日晚敵人六七百名侵入海陽鎮。沿平榆大道向我王家嶺陣地猛擊。同時海陽以北之鍾家莊附近亦有敵三四百向我金團攻擊。我軍為戰略計，向後引退。偽義勇軍於六日上午七時佔領海陽鎮。七日拂曉，何柱國到海陽督師反攻，何師田團．姚師張團，協同騎兵王師．砲兵陳營為主力，何師李團．姚師金團輔佐兩翼，向敵炸市部落之主力集中發射。敵堅持反抗，我軍奮發，戰事激烈，騎兵徐團迂迴敵右翼，佔領大旺莊高地，此時我張團潛進海陽，與敵白刃相接，敵人不支，狼狽向石門寨方面退去。我全線前進，收復湯河陣地。進越柳江鐵路。先鋒進展至大旺莊，姚周寨，太平莊，黃莊之線。海陽鎮數遭鋒火，傾圮倒塌，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八日敵機投重彈轟炸。十日敵機四十餘架繼續來我陣地偵察。後分向台頭營及盧龍方向飛去，並在海陽鎮附近擲彈五六十枚，民間損失至鉅。石門寨方面之敵軍繼續增援，現約五千餘人，夾雜韓蒙人甚多。十日並加派沙川少將到石，協助河田少將指揮戰事。該地飛行場將築成。十日晨有大車三百餘輛輸送軍實至石門。同時海陽鎮有敵機來投彈二十餘枚。窺敵行動，有由界嶺口石門寨同時進犯之企圖。十一晨遷安縣城被擾不堪，已無市。刻敵機轟炸仍烈，電話線有阻礙。至十二日情況不明，灤東一帶，極為緊張。



## 各口形勢危急

長城各口日軍志在必得，雖迭遭痛擊，然野心未懈，進攻冷口即其先聲。此後當即據冷口之形勢，抄襲各口後防，以償其願，長城各口，形勢危矣。

## 界嶺口

方面十日王家溝之敵，與我警戒部隊接觸，同時箭桿嶺發現敵步騎兵約五百餘名，坦克車鐵甲車多輛，由

口外進抵王家溝。敵砲兵在柳樹溝佔領陣地，並續有大部前進。界嶺口後方合頭營，有敵機二十餘架，由秦皇島飛至轟炸，形勢嚴重。勢將大舉進攻。據由界嶺口歸來軍官談稱：當面之敵內有朝鮮婦女頗多，均着日本軍服，參與戰鬥。因被俘訊問時，始知爲朝鮮婦女。

### 峰口

敵連日步砲聯合，向老婆山，孩兒嶺我陣地猛撲，更以轟炸機掩護前進。十日敵軍進攻青口，大嶺口，與我軍激戰。十一日敵侵入撒河橋。董家口方面侵入太平寨。

### 古

方面自九日起，敵向我南天門上下店子新開嶺等處，砲擊四五百發。十日早又以猛烈砲火掩護步兵約千餘名，向南天門一帶攻擊。激戰五小時後，敵即不支。十一日晨敵機三架又到石匣密雲等處，投擲炸彈數十枚。同時其砲兵向我發砲。據古北口來人談。熱河民衆所組織之火會，勢力甚大。最近在西駝骨地方有日人載重車六輛，上載士兵及軍火，當時被火會刧擊，斃日兵十餘人，俘獲汽車五輛。又古北口南天門間西桃園村，只有房屋十餘間，內中則麕集難民三百餘人，因西桃園地方處於敵我步哨之中，故此一批難民無法逃出。駐古北口日軍，每日放火焚燒當地居民房屋，稍抗拒者即遭槍殺，故當地居民，一夕數驚，咸苦無法逃出云。

## 詳籌勦赤方略

### 軍政領袖會議

蔣氏因南昌告急，急速赴贛，五日抵潯，當晚專車赴南昌。六日偕賀國光，熊式輝赴撫州，召見各官長，並視察防務，七日晚返南昌。氏鑑於匪赤猖獗，迭勦無效，認爲有召集各省官長，通盤策劃之必要。六日電召劉峙，楊虎城，劉鎮華，顧祝同，張印相，蔣鼎文，張鈁，王均等赴贛，參加重要軍事會議。劉，楊，劉三人七日乘輪赴贛，顧張蔣王等於八日起程，陳濟棠代表楊德昭，余漢謀代表劉亞雄均先後抵贛。此外黃紹雄，張治中，魯滌平，邵力子亦與焉。據中央社訊，十日晨舉行擴大紀念週，出席有劉鎮華，楊虎城，王均，楊永泰，朱紹良，梁冠英，及省黨政委各機關職員數百人，由蔣主席並講演，大致謂抗日必先勦匪，徵之歷代興亡，必先安內，始能攘外。故余嚴令勦匪部隊，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言抗日。希望黨政軍各方同志，須專心勦匪，務於最短期間，將赤匪肅清，再一致以全力抗日。十一日豫•皖•鄂•陝•甘•蘇•浙等省軍政領袖到齊，該日在贛粵閩總部開重要軍事會議，蔣親臨主席，討論要案甚多。聞提案多關於各省治安問題，部隊整理方案，及各省民團訓練辦法等，對勦赤策略，當已具體籌維。閉幕後各將領俟蔣個別召集談話後，即離贛返防。劉峙告記者：本人因須返豫，對勦匪總司令名義未便擔任，將以河南隨軍主任在贛設一行營，出發前方，指揮勦匪軍事，今先赴撫州，暫時不離贛云。

蔣氏十一日電致鄂總部，令駐漢航空四隊飛機掃數開贛協勦赤匪。朱紹良擬勦孔匪計劃，呈蔣核准，即通令三省總攻，南昌城防司令部向商會徵集蔴布袋，最少五萬個，爲鞏固南昌城防之用。又駐贛勦匪王遒指揮部轉函，南昌城廂區各部隊，迅速飭屬預備巷戰演習，並安置沙包若干備用。此種備戰，足徵赤焰之盛也。蔡廷楷九日晚乘荷輪芝沙路亞號抵港。蔡談，十九路軍兩縱隊已出發入粵，由東江轉北江。現南昌告急，汀漳亦危，目前救國，非抗日與勦共雙管齊下不爲功。已委參謀長鄧世增任左路軍

前敵勦匪指揮，區壽年兼任閩西綏靖公署主任。八日中央某常委談勦匪情形云：暴日侵陵益急，共黨亦中國人，乃猶不覺悟，擾亂腹地，直接殺人放火，間接助長敵燄，可爲浩歎。近有人（此指宋慶齡女士，因氏近曾赴京作此項運動，並對時事發表宣言也。）請釋放在押共黨，並與共黨以言論出版結社等等之自由者，如若輩惘念匪區之人民，關心外患之緊迫，確能使共黨拋棄其武裝暴動，中央自願加以考慮。否則，所謂保障其自由，何異保障其殺人放火之自由，保障其危害國家之自由，決非公理人道所許可，故共黨之前途如何，卜之於其本身之是否能放棄武裝暴動及在鄂贛等省之作亂行爲。近在籌議中之國民大會，關於政治集團問題，自將有所討論，本黨固自共一貫之主張，但亦甚願本『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之說，取決於整個的民意云。

此種意見殆極危險。蓋赤禍之發生，有其可諒之理由，非儘係匪盜者流，政府肆應，須求合理有效之方法，倘仍仇讐相視，不與深察，則非特赤焰無日肅清，即當局亦難坐安也。

## 赤軍竄集各地

贛方六日發現由新淦竄來之僞二十一軍便衣隊，經派隊包勦，業已殲滅。圍攻永豐之匪，經駐軍夜襲，擊破後分路潰竄。一竄永豐東南之牛田。一竄永豐東之水東。十一日竄擾新淦之匪，派便衣匪二三百人襲擾永泰附近，被我孫連仲部圍擊，受創甚重。匪大部似在新淦以東山內。竄集黎川之僞五軍團殘部約三千人。近向金谿資溪移動，揚言進擾南城，我軍已準備迎攻。蓮花經六十三師陳光中部克復後，即在蓮城附近積極構築工事，並籌辦地方善後。湘方孔荷寵部近由贛西傾巢進犯湘邊劉東一帶。八日經我十六師彭位仁部迎頭痛擊，斃匪近二千，獲槍三百餘枝。川方徐向前股有由川東竄入陝勢，蔣電楊轉令孫蔚如。希飭屬遴探嚴防，正好乘其來而痛擊之，以期根本解決。陝南民衆組織，亟須注意，切實進行爲要云。現赤匪主力集中通南交界之得勝山，田頌堯已約劉存厚楊森出兵會剿焉。

## 顏使至俄呈遞國書

去歲十二月十二日中俄復交後我國已派定顏惠慶爲駐俄大使，惟因中日問題緊張，顏使不克離日內瓦，直至國聯通過報告書後，始於三月一日起程，五日抵莫斯科。俄外交人民委員會派交際司長傅祿凌斯基來迓。顏氏以代表處屋宇湫隘，暫以 Savoy 旅館爲行署。中蘇會議代表處專門委員王曾思，當夜代表莫德惠，設宴爲顏氏洗塵，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亦在座，此爲二大使之第一次會面。席間縱談中俄交通商務諸問題，甚形歡洽。鮑氏熟諳世界經濟大勢，蘇俄之妙選此人，說者謂亦鑒於以前在華政策之失敗，改弦更張，以後將側重推廣中俄貿易，似不無理由。顏氏於三月九日呈遞國書。追述十三年前與帝俄斷交，今又與蘇俄復交，皆由一己躬親其事，爲可紀念之事實。中俄地壤相接，地理歷史上，以至政治上，關係密切不可分，而首與中國訂平等條約者，又蘇俄也。俄國政治上之改造，與夫新經濟政策之由理想而趨實現，成績昭然，已爲世界人所共見。謝其中最感興奮者，莫過於中國；因中國亦同在建設途中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加列寧答詞，謂蘇俄對華政策，已詳於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兩年之聲明，今後惟繼續此項精神，期與中國邦交日益親睦，顏大使介乎兩

間，使國交斷而復續，其功績至堪稱頌。加氏又與顏氏私人談及滿洲問題，謂此可促中華民族之自覺，但欲得到圓滿之解決，將歸根於自己奮鬥云。蘇俄駐華大使鮑氏，已至日本，二十日左右可抵滬。中俄商約及互不侵犯條約，不久當可進行也。

## 張學良飄然外遊

張學良三月十二日辭職後，遁跡滬上，四月十一日晨乘義輪放洋。十一日張氏夫婦偕趙四「小姐」，三子，一女，端納，李應超夫婦，沈祖同，醫士一人及護士二人等，行李七十餘件乘輪康脫羅梭號放洋，宋子文，宋慶齡，孔祥熙，吳鐵城等要人送行。張學良十三晨抵香港，碼頭嚴密守衛。據張氏談，此次因病出國醫治，直赴義大利，約六個月後再赴別處，至東北事件，本人業經下野，此後責任屬中央，對國事無若何感想云云。十三晚已離港。






## 日俄情勢緊張

### 日封鎖滿洲里

上月二十九日，日本縱使偽國扣留蘇俄往西伯利亞之列車，並沒收其貨物，企圖與俄作戰，以緩和列強反日情緒。後經東鐵副局長庫尼司卓夫與偽國談判，對於通車問題仍未解決。八日偽國政府下令封鎖滿洲里。其要旨㈠滿洲里之通過，今後絕對予以阻止，其方法爲將滿洲里之東鐵，前貝加爾兩鐵道之連接線閉鎖。㈡對於經由滿洲里之貨物，施行嚴重檢查，堆積於保克藍吉那站之貨物亦在滿洲里經嚴重檢查後，令其換地堆積，並嚴防漏稅。從來在滿洲里，關於關稅旅券之查證等，均依蘇俄軍事方面之專斷的處置，故「滿洲國政府」決以此次事件爲動機，斷然一掃此弊習。決意根據「新國家」之主權，厲行「國境」事務之調整合理化。十日中東路俄方代表庫司尼卓夫，在當地向「滿洲政府」代表，就封鎖後貝加爾與中東兩鐵路連接點事，提出抗議。並要求從速恢復原狀。抗議書如下。

「「滿洲國」交通部在滿洲里封鎖中東鐵路，致烏蘇里及前貝加爾兩鐵道之運輸，陷於不可能之狀態，此顯然違犯一八九六年之中東鐵路建設經營規定第十條，且奉俄協定第一條，亦曾確認此舊規定。由此觀之，「滿洲國」交通部在滿洲里之封鎖中東鐵路，違犯條約之事，甚爲顯明，希將該封鎖迅速予以解除」云。十一日駐哈俄總領事亦照會「滿洲國」政府，抗議俄滿交通停頓。該照會稱，「滿洲國」所要求之車輛，原屬蘇俄，係一九二〇年革命時，爲白俄强携至中國。十二日「滿洲政府」代表對俄方關於封鎖滿洲里鐵路所提抗議，已作反駁的答覆。大意謂「滿洲政府」之所以出於封鎖該兩鐵路之舉，一則意在防止俄方不法行爲於未然。一則爲確定中東路本來使命之俄滿共同經營之主權，而促俄方反省，故其阻礙交通之責，毋寧謂爲應由俄方負之。惟俄方若能自悟其非，退還所扣車輛，則「滿洲政府」當允和平解決云。日人創辦之哈爾濱時報十二日社評，題爲「蘇俄顯係備戰」。略稱蘇俄舉措荒謬，非對日備戰，無足以解釋之。蘇俄截

留之機車貨車以及其他車輛，皆屬中東路產。中東路車輛已被截留過半，此種行爲，等於有計畫之刦盜。蘇俄猶飄稱機車乃俄克林斯基政府所購置，故屬俄國，按詞狡賴，毫無根據。果如俄方所稱，試問蘇俄以前何未將此項機車開赴俄境。俄方雖百般狡賴，但一切之現有協定，證明被扣車輛確屬中東鐵路。中東鐵路既係俄「滿」之共同產業，則關於該路之一切決議，皆應徵求「滿洲國」同意。俄國無故扣車，理應向「滿洲國」道歉。詎俄方竟變本加厲，非特拒絕停止扣車，且提出車輛之所有權問題，希圖矯飾，其刦奪行爲，於此情形之下，吾人唯一可能之結論，即蘇俄早已蓄意與日作戰。

## 蘇俄極力容忍

中俄邊境尋常通車停駛數日後，十二日滿洲里日滿軍隊又將行駛莫斯科與海參崴間之國際列車扣留，故歐亞通車已完全停駛。莫斯科方面對此事件，依然不改極力容忍之態度。十三日傳允將滿洲里與綏芬河蘇俄稅關與關員撤去。按此項稅關，在中東路築成後，即已成立，「滿洲國」外部於得悉莫斯科願於可能時，將移入俄境之中東路貨車歸還，但不允交出機車之消息後，又照會哈俄總領事，要求須立時無條件的將一切移入俄境之中東路機車交出，據一般意見，如蘇俄以罷工或封廠等手段爲要挾，「滿洲國」即將沒收中東路。現正抗議交涉中之扣車事件，該項機車乃係購自美國，欵項尚未支付。據觀測，美國或將以此次之紛爭爲機會，而出於某項之舉動。東鐵理事長庫玆尼闕夫十二日往訪美國總領事，約密談二小時，似或俄方企圖使美國出面，牽制「滿洲國」亦未可知，又因日方對蘇俄資聯部頗有非難之辭，故爲德義頗感身邊之危險，十二日夜已向該國總領事館要求保護。哈爾濱十一日路透電，蘇俄當局與「滿洲國」當局，關於中東路爭端，勢將演成公然鬥爭，中東路東段西端鐵路所有之遞轆機，均被移開，若干里之鐵軌，亦被移去。大批「滿洲國」軍隊，刻正在集隊，以備萬一。茲據傳聞，日本援軍刻下正在由齊齊哈爾向西進行。哈爾濱十二日路透電，據稱蘇俄軍隊在距滿洲里不遠集中，軍隊調動在滿洲里可以望見。十三日倫敦「每日電訊」報指稱，滿洲發生一最危險之局勢，或將因此引起日俄戰爭。 蘇俄扣留中東路車輛，其數迄今已達二千五百輛。

## 大公報之社評

十二日大公報社評，『東鐵風潮與日俄關係』云：日本以滿洲國之名義，封鎖滿洲里，截斷東鐵出路，而哈爾濱電稱，該地日文報且主張逮捕東鐵之俄人局長。一般觀察，此次糾紛之結局，或成日俄之一公開的衝突，或爲蘇俄在東鐵勢力之銳減。易言之，蘇聯不戰則屈，二者必居其一也。

以大勢度之，蘇聯殆採屈之一途。日本敢於悍然壓迫者，亦正因窺破蘇俄小事故也。東鐵原爲蘇俄重要利權，惟自革命以來，俄方觀點，已重在經濟方面。而最近日本占領吉黑之後，該路經濟的價值，已天然銳減，漸失其重要性。日本政策，在以諸新路，吸收東鐵貨運命脈。近既決議延長齊克路以達海倫呼海線，又於吉敦線之拉法站，築一路直達哈爾濱。東鐵貨源，將日被新路奪取，其在北滿之地位，已不復能保其固有之優越。蘇聯爲此行將衰微之商業鐵路，而賭國運以爭之，殆其甚不願者也。自九一八以來，蘇俄之一貫的政策，爲忍耐的旁觀。苟非日本侵犯俄境，決

不輕動。中東鐵利益，雖蘇俄所願保持，然至萬不得已時，寧捨東鐵而避戰爭，其運輸東鐵車輛大批入俄，亦可表見其消極心理。且據蘇俄消息，東鐵東段，匪賊騷擾，妨害交通，其操縱者則爲日人。要之，日閥計畫，乃步步逼迫蘇俄斷念於東鐵之繼續經營，使此僅餘的色彩不同之一路，亦完全受日本之控制。蘇俄迄今已步步避讓矣，今茲之舉，乃日本爲東鐵問題之最後挑戰也，就蘇聯整個的政策斷之，殆仍願忍一切犧牲，而避公開衝突歟？

九一八以來，蘇俄於遠東，有一根本觀念，曰：不忙。彼蓋認定日本占領滿洲之結果，匪特不增長其國力，且反足減弱其地位，日美之尖銳化，因此益甚，日本侵華雖烈，華人絕不屈服，蘇聯於此，樂得專心建設，乘機觀變，是以蘇聯雖關切遠東，而不願積極干涉者，一言蔽之，內有所恃，而外有所待已耳。嘗念世界强國中，最沈着陰鷙而有決心者，殆莫若蘇俄，其立國大計，一旦決定之後，瑣小之損失，能忍儘忍，不肯動搖。然彼非麻木頭鈍之流也，蓋有充分之把握，鞏固之決心，與夫切實可靠之計畫，蓋統世界全局，而有一總方針，總趨向，埋頭前進，不達不止。誠感情激刺所不能動，局部利害所不能惑。除非國家榮譽，大受損害，領土主權，橫被侵凌，則雖有可用之兵，不願作過早之戰。然同時國防急進，着着完成，使任何國家，不敢無端侵犯其領土，是以彼緩戰「不忙」之目的，易於達到，而第二五年計劃，不廢中途之推翻矣。蘇俄態度如此，故日本壓迫東鐵，雖若令蘇聯難堪，然彼猶可謂爲局部利害，不關國家根本，雖盛怒於心，殆仍一忍了事歟？所須注意者，假若如哈電所傳，將逮捕俄人局長，及監禁拘捕全體蘇俄籍職工，是則成爲蘇聯國家名譽受害之重大問題，蘇聯幹部，將有雖欲忍而不能之勢，是則形勢突變，問題擴大，亦不可知。然以日閥之狡，其挑釁之程度，將不至於此也。

雖然，以上所論，目前短期間之形勢耳。究極言之，日閥愈猖狂，種因愈深刻，蘇聯黨人對日閥之仇視，與其報復之決心，因此案而更甚。日俄危機之演進，非步步達於最後之階段不止也。

## 經濟會議初步談判

美總統羅斯福五日由白宮發一宣言，謂美國認爲有與英非正式談判一般經濟情狀及裁軍問題之必要，並邀請英首相麥克唐納赴華盛頓。英首相接到正式請柬後，決於十五日起程。十三日工黨議員亞特里少佐在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主張，麥克唐納與羅斯福在華盛頓談話時，應討論由全世界抵制日貨。氏稱，除非全世界對中日爭議案，採取强硬手段，則此事在根本上，終爲裁軍問題之梗云。

七日發出邀法總理戴拉德之請柬，並已邀亞洲（包括中日）南美州及歐洲之各商業國家。法方已決派前總理赫里歐赴美。十一日汪精衛談出席華府代表，以財長宋子文最適任，中央已去電徵宋意見，各方咸屬意孫科，又因全代會期在邇，不願孫氏出國，故人選尚未定焉。八日日本外務省接到美方請柬，日政府因不明美政府明白意旨，特訓令駐美日大使出淵，將懷疑各點問明。尤其欲知悉，是否將由羅斯福與各代表分別談話，抑採用圓桌會議方式，如採用前一種辦法時，日本將派專使前往。十二日決派石井氏前往，石井已允代表日本，前赴華盛頓，討論國際問題。按石井爲一

政治家，並非經濟專門人才。此項任命，表示日本關切此項談話之政治方面較重於經濟方面也。諸代表到美後據聞各關係國之代表，將由其駐華盛頓之使節，與國務部當局分別談判。同時，使英首相麥克唐納氏及法前總理赫里歐氏同時抵華盛頓。總統羅斯福亦將與討論重要之經濟及裁軍問題。

截至十二日蘇俄未接到美國之請柬。俄國工業機關報「工業」，十二日著作社論，涉及華盛頓未來之談判。該報謂，依美國致外國之請柬，可見美政府之意，不止限於討論戰債問題，將擴至世界問題，內多有政治問題，不只限於世界經濟會議之範圍。現世計畫中之四强條約，引起華盛頓之不安，故倡議大範圍之談判，因恐歐洲成立「聯合戰線」。此次俄國並未被邀參加談判，引起俄輿論之驚異。如不得俄國之合作，如何能使世界經濟談判成功實不可解。再者主要農業出產，及出口國家，如不合作，如何獲得國際間之協定，對於此種疑問。似只可有兩種回答：(一)參加討論者，不十分注意上述問題。(二)如蘇俄參加，對於他國不便。據吾人以往經驗，遠離吾人者，即反對吾人者云。

美總統此次邀請各國赴華與會，並非齊集一堂，係在各國代表間分別舉行。目下美國務部當局，正在製作該項會議之議題，其主要議題如下：㈠恢復安定之國際的貨幣標準。㈡阻止物價下跌。㈢除去國際通商之障礙。㈣廢棄異常高率之關稅政策。㈤爲防止世界剩餘貨物之巨量滯積，將生產及交易予以組織化。此外將議及裁軍問題。惟戰債問題似僅部分的討議而已。八日國務卿赫爾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謂美國擬導引世界，出大戰以來盛行之經濟國家主義。彼謂造成高率關稅競爭，已屆應加阻止之時。彼建議以和平政策，激勵國際貿易。彼冀將來之世界經濟會議將採行低減關稅政策，俾各國過剩貨物，可運銷國外關彼估計減低關稅，每年可增加世界貿易至五百八十萬萬金，現時僅一百六十萬萬金。據稱美國之經濟計劃，包括下列各端：(一)廢止或修改進口稅則。(二)穩定匯兌率，或漸漸恢復金本位制。(三)促進世界市場之物價。十二日氏宣稱，華府談判只限於世界經濟會議籌備工作。羅斯福總統將有全權，分別與各國談判成立協定

關於提高銀價辦法十日據「紐約先鋒論壇報」駐華盛頓訪員稱，美國務部與英大使曾作長談，討論增加銀價方法，㈠限制生産，以及由印度政府限制出售。㈡由主要國家增加用銀爲法定貨幣量。㈢由主要金本位國家(或恢復金本位者)購買銀貨至若干商定之數額，將其作爲中央銀行之準備金，而不切實規定金銀比率。

## 四强協定意見分歧

自英相提出裁軍新案及義相提出四强協定後，各國極度重視，但意見分歧，茲誌其態度如下：

(法)

總理戴拉德六日對國會發表聲明，對於英義大加稱讚。但對於麥克唐納提議之裁軍草約，提出實質之修正。彼對大國所施支配小國之操縱，頗表反對。無論新協定內容如何，論理上必須依循和平條約，不得庇護國家相互間之貪慾與仇怨。法國對德之憤激，在戴氏發言時，已情見乎詞。氏發一疑問，稱鑒於某國民族復醒主義，歐洲是否能藉重修改歐洲地圖，以尋求和平。氏聲明畢，國會即以四三零票對

一零七票，通過信任政府案。

八日由彭考主席之外交委員會，討論法國對於「四强」條約之備忘錄，已討論完竣。備忘錄甚簡短，包括各項原則及具體之建議，根據國聯盟約十條，保障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第十六條裁制侵略者。第十九條修改條約。除關於政治者外，該備忘錄並堅持列强經濟合作。十日國務會議通過後，已分送駐美英兩國大使矣。

**〔義〕** 國法西斯黨最高董事會，七日開會，首相墨索里尼主席。會後發表公報，表明義國政府對於「四强」條約之態度，完全贊成義首相舉動，維持歐洲和平及進行經濟建議。並稱義首相計畫之主要原則，不應改變。因此種原則，能維持和平及公正承認各國之權利，義政府希望歐洲各政治家，皆能接受義首相之提案，在國際範圍，恢復信任及興隆。

九日「柏林交易郵報」發表墨索里尼所撰可注意論文，其結論以為修改條約之理想，係近於宗教式的，其力量較强於任何條約之堡壘。該文縱論小協約新訂之條約後，指陳小協約中各民族在國家‧文化‧宗教與經濟利益上之衝突，並注重三國聯合之唯一線索，即為保護彼等在和約下之生存欲望，故彼等能携手成為歐洲第五强國。余(墨氏自稱)於一九二八年曾在義大利國會宣稱，因世界向前邁進，故條約不能永久不變，此點不須徵引歷史即可證明。吾人應認明以防阻二次戰爭為目的之修約運動，任何人反對修約，即係違反國聯精神。

**〔德〕** 政界對於英方之墨索里尼計畫修正案，持悲觀態度，並注重法國之修正案，較英案尤為不利。據指陳，義大利計畫之重要性，在計畫中之四强協定，其目的係為維持一歐洲和平時期。法國主張此項列强之結合，與國聯原則不符。副總理巴本赴羅馬普魯士總理高林氏亦往，企與義首相談判協定問題。美代表台維斯九日繼續與德領袖會談，聞美代表獲得擔保，德國願與其他列强合作，以解決重大國際問題云。

**〔英〕** 首相赴美將打開裁軍之僵局，擬議由美國與非戰公約及其他簽署國家，對於遇有破壞該公約情事，即須共同商議辦法。政界方面相信，倘麥氏之提議，能使美法贊同，勢必達到確定之成績云。

**〔俄〕** 方强烈懷疑四强協定，或將造成一歐洲反對過激主義之集團。據羅馬「論壇報」聲稱，墨索里尼提議此項協定，目的即在「以積極態度，解放世界，脫離過激主義」云。「消息報」以激昂態度稱：「論壇報」為一有權威大報，乃有此挑撥論調，因四國間互相敵視，故此協定，在勢惟有失敗。墨氏提議反蘇俄協定，以期挽救局勢，因此此間當局，對巴本赴羅馬一舉，正予以密切之注視云。

**〔美〕** 方最近總統召集各國滋華會談，此亦其態度之一表現，蓋其恐四强協定實現，與彼不利，頗思藉此統籌更妥當之辦法也。



#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四月七日起
至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止

四月七日　星期五

▲何柱國軍奪回海陽鎮。
▲日本利用李際春等叛逆進攻灤東。
▲日軍進攻冷口，喜峰口及董家口。
▲東北義勇軍活躍。
▲蔣介石氏由撫州返南昌。
▲宋哲元電辭察省主席。
▲日法相小山辭職事奉優詔留任。
▲美全國慶賀酒解禁。

四月八日　星期六

▲東線無激戰，我軍固守湯河。
▲據日方俘虜供稱四月底佔領平津，建立華北偽政府。
▲前線發現朝鮮婦女充伺日軍。
▲劉峙，劉鎮華楊虎城，楊永泰，梁冠英抵贛參加保安會議。
▲中常委會決定臨時全代會不改選中央委員。
▲浙省農民騷動。反對推廣改良蠶種。
▲偽國政府下令封鎖滿洲里。
▲美全權代表台維斯由巴黎抵柏林。
▲德閣議決定各邦代理長官由中央政府委派。
▲美國務卿向記者談美之經濟計畫。

四月九日　星期日

▲敵機轟炸遷安，湯河一帶。
▲喜峰口，董家口激戰。
▲中執會通告全國民黨說明召集全代會之原因。
▲梁士詒在滬逝世。
▲海軍部指責張學良私賣海軍醫院。
▲德副總理巴本抵羅馬。
▲美總統羅斯福自動減薪百分之十五。

四月十日　星期一

▲日軍四路進攻長城，迫我退出各口。
▲剿赤總部令鞏固南昌城防。
▲全國紗廠全體會員決議全國紗廠減工一月。
▲大批日艦駛抵漢口江面。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二

▲冷口建昌營失守。
▲行政院會議決設委員會救濟農村。
▲張學良由滬乘義輪放洋。
▲蔣氏召集之保安會議在剿匪總部舉行。
▲徐向前股將竄陝。
▲芳澤日前由滬北上，今日抵平。
▲偽國向俄提出強硬照會。
▲英上下院通過禁俄貨輸入。
▲蘇俄反對四強協定。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三

▲喜峰口激戰東線緊張。
▲中政會決議裁撤北平政委會。
▲中政會促馮玉祥入京。
▲粵政務會臨時會推蔡廷楷任抗日軍總指揮。
▲蘇俄軍隊集中俄邊。

四月十三日　星期四

▲反攻冷口奪回遷安。
▲中常會通過全代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
▲憲草會決議採用總統制任期六年。
▲航空四隊全部飛贛。
▲陳濟棠代表談將調大軍入贛剿赤，在粵十九路軍中止北上。
▲俄法庭繼續審判英僑，西門在下院發表否認聲明。
▲英國正式通告日本廢止印日商約。

啓事

本期采風錄稿因來遲已趕排不及改列今傳是樓詩話其本期應列之稿當於下期合併補列敬希　讀者注意

# 論評選輯

## 速籌保全內蒙！

自熱河陷落後，吾人迭次著論，申述察哈爾防務之重要，而於日本人煽動內蒙，陰謀割裂之種種情形，又再三紀叙，喚起國人之注意。近聞南京蒙藏委員會已在討議此項問題，惟該會辦事，大抵承襲北方蒙藏院之舊習，殊鮮成績，甚且有並非蒙人而包辦蒙古事務者，歷年攻訐之聲，時有所聞，蒙人方面，對之不甚信仰，乃爲顯著之事實。如果依賴該會，解決當前迫切待治之蒙古問題，殊少希望，此實國人所應明瞭者也。查前清統制蒙疆，煞費心思，雍正乾隆兩代，尤多創舉，其大要爲提倡宗教，以羈縻蒙民，優待王公，以綏撫反側；如在蒙古各地，勅封活佛，廣建寺院，又令王公，年班朝貢，隆其禮遇，以通內外之情，是其例也。清末以來，蒙情漸疏，自入民國，尤少注意；於是俄國運動外蒙獨立，日本則覬覦內蒙權利，地方麻木，中央茫昧，蒙藏院終年欠薪，成爲冷曹閒署，蒙事之壞，由來久矣。今外蒙問題，尚無辦法，內蒙情勢，日緊一日。日本既得吉黑，已進行經營呼倫，嗣得熱河，更努力構煽內蒙，惟其所用方法，仍是利用宗教，勾串王公，如擬以五十萬金，，建喇嘛廟於呼倫貝爾，以圖號召蒙衆，復以飛機送巴林王等至長春，使溥儀加以優禮，此皆前清之成法，用之今日，固不必盡有效也。吾國如欲保全內蒙，宜與蒙古實行接近，開導王公，促進民治，以政府之力，喚起民衆，助其組織，導使自治，指令自衞；一面嚴禁從來敲詐蒙民，作僞欺人之內地奸商，恢復蒙民對內地商民之信仰，使知中國之可親，政府之可恃。憶民國十七年八月呼倫貝爾蒙旗青年會有獨立之舉，主之者爲郭道甫氏，是年十月記者曾與晤談於瀋陽旅次，時已通電取消自治。郭之言曰：『現在世界進化方亟，蒙古脫離中國，仍不免受他國之宰割，故其意祇欲在蒙古未完全同化於漢人之前，劃一相當時期，使其自治而已。』又曰：『大凡大小民族，同在一國，小民族無不願與大民族同化，且毋甯爲自然之勢，不可逆抗；然而同化云者，須文化相去不遠，而其同化率由自然，否則直大民族消滅小民族耳，何同化之有？吾人所爲努力於內蒙古自治運動者，意實在此。欲於中國眞正平等的五族共和政治成立之先，劃出數十年蒙古自治之餘地，冀得平流並進之機會，初非欲脫離中國範圍也。』又曰：『吾人決不反對王公，亦不遽主廢除王公制度，且切望與彼等合作；更望彼等自動的承認民治主義，予人民以參政之權，將教育實業次第規畫，爲促進文化發達經濟之計』云云。郭氏當時更爲記者歷陳蘇俄待遇弱小民族政策之成功，謂愈寬大，愈接近，今日思之，實可爲應付日本圖侵蒙古問題之重要參考。蓋日本雖聲言

『蒙古人之蒙古』，號爲放任其自治，實則日人雖若，決不如是，恐不久當使蒙人感受壓迫剝削之苦痛，中國今日如欲保全內蒙，既不必如俄國對外蒙之廢王公，絀宗教，亦不必如日本之用舊法，施詐術，但當開誠布公，對蒙古各界，動以利害，結以情感，介居於王公與民衆之間，爲之規劃自治，指揮國防，使甘與我立於共同戰線，抵禦日本之侵略。其法(一)宜改造中央之蒙藏機關，使有蒙古眞正代表，參預其間，疏通內外情愫。(二)宜由中央派德望兼備，熟習蒙情之人員，分赴各盟旗，宣達政府意旨，揭破日本奸謀。(三)宜物色蒙古有志青年，介紹於各盟旗，使與王公以下各官吏合作，辦理自治自衛事宜，以制日本於機先，免致滿洲僞國，爲虎作倀。此等事如果急起直追，猶有可爲；蓋日本對於察綏各盟旗，正在用政治手段，勾結煽誘，勢不能全施武力；故中國如能收拾蒙古之人心，其效力遠在派兵設防之上，此誠今日察防要務也，願當局急起圖之！

（錄四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目前最亟之務

馮玉祥氏對本社記者所談：國民黨本黨幹部，宜有機會對國事作一透澈之討論，辦法一定，共同負責。此言也，殆爲目前最亟之務，吾人極盼其實行。馮氏近日，常公開發表抗日之主張，社會同情贊許之者，亦不少其人，然如日前致蔣中正氏之函件，事關軍機，乃亦全文發表，故令人頗疑其意在宣傳，非關濟事。今聞其對本社記者之言，則證明馮自有謀國之誠，非徒欲博世俗之譽也。國家今日第一險象，爲國民黨文武重鎮之不能一致合作。蓋政權在黨，制爲訓政，在未還政國民以前，國民黨乃負責主體，然而其幹部之意志感情，不能齊一，港粵與南京，顯然另一空氣。本黨同志之間，尚不能開誠布公，共同合作，遑論提携全國，共赴國難乎？夫今日之時局，危殆極矣！軍事財政，百孔千瘡，內治外交，一籌不展，此眞水盡山窮之際，國命絕續之交。時至今日，任令何黨何人當國執政，已斷無良善萬全之方策，然過去種因，而現在收果，國民黨一方應陳謝人民，一方則必須負責應付。故凡屬籍列國民黨之要人，俱宜自身痛感咎責，迅圖補救，乃觀近狀，其對全國公衆，仍一致爲空疏敷衍之論，而一部分所謂患難同志之間，乃有惡感而無實話，吳越同舟，猜防正烈。以故國家不但無上策之可言，即中策下策，亦不能得，坐看大局緊壞，國土日蹙，而無如之何也。夫國民黨內部所以至此，原因甚多，非一朝一夕之故，執權最大最久者，其負咎應最多，然今之失意者，亦皆曾執權之人，誤國之咎，能不同負？是以今日亟務，在喚醒國民黨幹部諸人之良知，共同懺悔，一致引咎，迅速會商於一堂，共決國家當前之出路！具體言之：現在中央職責最大而最受一部分同志之反對者，爲蔣，故蔣宜先有誠懇之表示，發起開本黨最高會議。其必須邀請參加者，如胡漢民李宗仁李濟琛馮玉祥閻錫山不在南京之諸委及汪于孫戴宋等諸執委，張吳監委。此若干人者，必須一致到會，林蔣汪現在負國府責任者，應將軍事財政外交之全部內容，澈底報告，引咎自責而請衆公決。凡在場者，宜儘量發表其眞意，務爭論於本黨之議場，而不許暗鬬於會外。其有個人恩怨，不能釋然者，亦可在此會儘量發揮。要之，應相約一切公私問題皆以此一會了之。倘意見終不能齊一也，則望國民黨從此實行分黨，各行其是。倘能求得一致之點

，則一旦決定，永遠共同負責，榮辱與共。吾以爲如此之一會，誠今日所急需也。坦率言之，國民對國民黨內部問題，日益不耐。不但厭惡已也，且實認爲目前最危殆之徵候。此無他，國家大局，雖頃刻不能放置，四省之領土沉淪，而朝黨之內鬨不已，有黨爭而無國策，聽令敗壞，不知所止！倘以如此危局，而仍不能激動黨人自身之懺悔，則誠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而國民之忍耐一窮，國家將產生任何變局，不可知矣！抑目下最要之關鍵，或在蔣胡二人之關係，故邀胡回京與會，尤爲必要。之二人者，十六年以後，共掌大政，是國事至此，畢竟同有責任。今日何日，尚不能釋怨乎？若待國破黨亡之日，雖再見相抱而哭，亦無及矣！

（錄四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抗日剿共雙管齊下？

昨日本報載蔡廷楷九日在香港談話謂：『現南昌告急汀漳亦危，目前救國，非抗日與剿共，雙管齊下不爲功。』斯言實今日時局之眞相，蓋目前不抗日則義有所不許，良以日本志在迫我承認僞組織，而中國則任何人皆不願簽字於賣身文約，況在武力高壓之下，中國縱屈服，亦決無安全保障也；不剿共則勢有所不能，緣政治清共，斷非旦暮可期，而共焰披猖，事機迫切，勢將使政府根本動搖，令抗日工作，完全失據，更非國家所能堪，故明知國力民力，不許二者並行，而事實所逼，又不容不雙管齊下，環境如此，國民對政府自表諒解也。雖然，內外夾攻，兩相牽掣，剿共抗日，在實際皆不能不有相當限度，欲求澈底，無一而可，是以目前亟務，惟求維持現狀，穩固不移，然後審緩急先後之宜，謀分別處置之計，要須先行安頓一方，乃可以全力集中一面，善謀應付，苟非然者，顧此失彼，終無是處。

顧以今日言，軍事財政，在在可虞，現狀維持，已至不易。大抵贛省用兵，惟賴蔣委員長之聲威，蔣在猶可支持，蔣去立生支節，此等個人中心之剿匪工作，根本上亟應加以糾正。日來南昌將星雲集，將有重要會議，謂宜乘此機會，明定辦法，責成贛閩湘粵各省軍隊，分區負責，併力防堵，但期保持原狀，不再惡化，勿事他求，同時飭令該管長官切實整頓地方政治，改編擾民部隊，專從休養民生，安定社會，斷絕兵匪勾結處，實地努力，一方面由中央以政治方法，勸導共黨，放棄武力政策，以抵共產軍之精神後援。如此辦法，果能支持至七月以後，全代大會，通過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則共產黨儘可希望成爲合法化，俾以政治方法，爭奪政權，以法律保障，宣傳政見，毋需乎訴之暴動，重苦吾民，自毀國力，此一事也。北方抗日軍事，艱苦支持，瞬逾月餘，將士用命，民氣激昂。方之並世各國，精神曾不少遜，然而器械不精，戰術幼穉。情見勢絀，國人共見，將欲長此支撐，亟須統籌方案。查自軍興以來，河北省首當其衝，大軍徵發，已近三萬輛，附以牲畜，數當倍之，而農家壯丁之隨車應徵者，其數亦當如車輛之額，此皆農村賴以生產，一家依以求食者，爲國犧牲，曾不爲社會所注意，事之可哀，何以過此？矧軍餉支絀，由來已久，士兵給養，尚且爲難，此輩民夫，更無專費，長此不予放還，恐人畜均將餓斃，而河北農村，每況愈下，更將慘苦，影響將來，思之戰慄。此外更以交通不治，設備不完之故，師行所過，取諸農商，一月以還，平東津東各村市，民間供給糧秣材具之費，每縣多者二三百萬，少亦數十萬元，此皆有迫

而然，經此之後，地方富力益耗，社會愈窮，久承應，斷斷無力，是以僅此河北一隅之抗日，已須全國動員，方可持久，默察政府情形，仍似缺少辦法，如再任其拖延，結果異常危險。竊謂蔣委員長宜於日內將戰省防守計畫決定之後，仍即剋日北來，主持軍務，首應商之中樞，統籌財政，對於前方軍餉給養，從優發給，以固軍心，勵彼銳氣，更須多購載重汽車，分給各軍應用，飭將徵發之大車夫馬，限期一律放還地方，以重農事，而安人心，此外一切戰守進退之宜，地方興革之要，尤應以國家悠久之利益爲前提，以民衆實際之希望爲標準，當機立決，負責主張，冀於長期抵抗之中，儘量減少軍民之苦痛，永令軍民粘成一片，以厚抵抗之實力。現在國難嚴重，冠絕今古，剿共抗日，固須兼顧，民生國計，更宜統籌，邇來全國精神，益入血脈奮張之中，喜聽激越之談，惡聞平實之論，然而今日之事，漸到緊急關頭，許多事實，乃能與不能之問題，與是非無關，民衆可以不顧事實，政府豈能全憑理想？當局既受國民付託之重，現在將來，均有責任，務須高瞻遠矚，尅制環境，而不爲環境所囿，斯於所謂『雙管齊下』之政策，當作何等限度之適用，度必已有明瞭之認識，固無待吾人詳爲敷陳也。

（錄四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從清共到剿共

今日爲國民黨清共紀念日，追懷往事，百感交集。從清共到剿共，倏逾六稔，而赤匪蔓延，迄未稍衰。當此外患侵凌之際，尤覺肅清共禍之急。大江流域，紅旗遍地。鄂豫境內，匪踪未戢，瑞金老巢，始終未破，兵來匪去，兵去匪來，互相進退，殊難澈底。前年夏間，大兵包圍，迭克名城。窮寇無路，受縛有期。乃日本軍閥恐我剿赤功成，內政就理，外侮可禦，突然挑戰，奪吾東北。舉國震動，進行遂懈。猶幸客秋湘鄂豫三省合力痛剿，頗見成效，否則赤潮所屆，中原早難安枕，今日尚有何抗日之可言哉？唯吾人默察共禍發生之原因及其蔓延之由來，彌覺防共尤急於剿共，政治尤重於軍事。未遭共禍之地，不爲防堵工作，則此剿彼竄，終無肅清之望。未受赤化之民，不施預防注射，則互相傳染，難期清毒之效。彼在我國宣傳赤化者，以主義爲工具者其效微，以現實爲例証者其效大。宣傳之中心，不在都會，而在農村，蓋以中國農民受政治壓迫爲最苦最烈也。是以剿除武裝之赤，可用軍事。消滅便衣之赤，須賴政治。武裝之赤有限，便衣之赤無窮。有武裝之赤可以占據城池，實行赤政。有便衣之赤，可以誘惑人心，鞏固赤軍。武裝之赤，有形而易見。便衣之赤，無形而難知。近年剿赤工作雖漸側重政治，但推行未力，成效不著。丁茲赤燄復張之秋，尤應愼重考察者也。

從軍事方面言，國軍量多質優，理應一舉殲赤，不必勞師久持，然事實卻適相反，究何故乎？曰：共匪正因其量少質劣，故恒避實攻虛，聚散無常。以寡敵衆，以整攻零，是其最巧妙之戰術。國軍進擊，則化整爲零，散伏四處，待機暗襲。國軍未至，則化零爲整，扼守要隘，謹防進攻。故剿赤工作，恒成於大舉圍剿，而失於一隅固守。積極進剿，則彼疲於奔命。消極退守，則彼利於突襲。爲今之計，應在軍事上爲通盤籌劃，估計贛省有若干武裝赤匪，以兩倍兵力，層層包圍。斷其接濟，迫其孤立。而後使各路戰線成一輪形陣勢，同時向中心推進。進一地則立即追擊，無使匪

有喘息之餘暇。得一村則立施新政，無使民有喀嗟之歎息。匪窮則不能死守，民安則不至復赤。團勦果能得勢，務須芟除根株，勿使再萌。過去失敗，大抵因軍事祇做到七八成，即行擱置。留此二三成禍根，始有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歎。今後如能抱定澈底二字做去，則赤無殘存之餘地矣。若夫統一指揮，分配兵力，此屬專家問題，無待吾人辭費。

從政治方面言，其事艱巨而複雜。欲以政治防赤，必須先明農民投赤之原因，原因既明，則未赤者如何使其不赤，已赤者如何使其反赤，皆有樹立方案之根據矣。政治問題雖極繁重，一言以蔽之曰：使民安居樂業而已。有居可安，有業可樂，誰無良心，孰肯好亂。安居樂業之道，清苛稅，除徵發，正刑罰，利交通，乃首要之圖。必能清苛稅，除徵發，而後農民生產方足以自活，不至披星戴月，胼手胝足，而不獲一飽。必能正刑罰，利交通，而後農民財產方有保障，產物方有出路；不至慘遭累紲，橫受敲剝，而無寃可伸。此在無赤之地急宜實行，在收復之區尤宜致力。吾人於兩年前，即謂欲完成勦赤之功，必先謀救濟農村之事。不幸荏苒時日，全國農村日趨惡化。有地者無利可得，有力者無地可耕。馴致我國以農立國，而每年輸入外國米糧達二億元以上。此乃何等現象，能不痛心？試稽歷代興亡之跡，農村頹廢，實爲主因。數年來共黨煽動，亦以農村爲目標者，蓋亦看準病源耳。一國之中，各種產業，各種階級，互有連帶關係。必須各局部皆能健全，而後全體始能健全。欲謀農村發展，自亦有賴於其他產業之發展。惟農村問題久爲世人所忽視。今後非特別注意，恐未赤者未必能防其不赤，已赤者更不必望其反赤矣。

今當勦共抗日不得不雙管齊下之時，吾人以爲勦共之事，應由閩粵桂三省切實負責，使中央軍隊可以盡量用之抗日。兩粵果有決心與誠意，必欣然接受無疑。至近日有爲被捕共黨謀解脫者，吾人以爲信仰共產主義與參加內亂者，應有分別。徒信主義而無謀害國家行爲，當然不構成刑法之犯罪條件。若從事實際工作而有確實證據者，則國法所在，罪無可逭。但國家判罪，必須經過法定手續，此又勦共中舉國上下所宜注意者也。

（錄四月十二日北平晨報）

◇ ◇ ◇ ◇ ◇ ◇

## 『清共以前絕對不言抗日』

本報本月十日南昌專電（見昨日本報），報告蔣委員長在江西省黨委會擴大紀念週中，有這樣一段演說：

「抗日必先勦匪。徵之歷代興亡，必先安內，始能攘外，故余嚴令勦匪部隊，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言抗日，希望黨政軍各方同志，須專心勦匪，務於最短期間，將赤匪肅清，再一致以全力抗日」。

上面這段演詞，縮短起來，就是蔣委員長主張「清共以前，絕對不言抗日」。這種演詞，電文中是否有「傳聞之誤」，我們不得而知。蔣委員長演講時候，是否因激勵駐贛一部份軍隊勦共工作，故爲過甚之詞，亦未可知。果有上列二項原因，我們對蔣委員長演說內容，似不應推敲字句，因詞害意。倘蔣委員長眞實政策，確爲『清共以前，絕對不言抗日』，此則期期以爲不可。

對清共與抗日這問題，國內意見，概括起來，可列爲三派：（一）先清共後抗日；（二）先抗日後清共；（三）清共與抗日，雙管齊下。第三項當然

爲理想的辦法○第三項政策的實現，不是『應否』問題，不是『是非』問題，而是『能與不能』問題○今日政府實力，清共與抗日，不能雙管齊下，又爲人所共見的事實○在這種環境底下，我們討論範圍，當然限於第(一)與第(二)兩項：即「先清共後抗日」，與「先抗日後清共」○

我們在這問題上的答案，則始終一貫，主張「武力抗日，政治清共」○或者有人認「政治清共」，迂迴遲延，恐已緩不濟急○共黨根本否認國家觀念，他們的立場是階級戰爭，不是民族戰爭○政府武力對外時候，共黨利用時機，搗擾後防○共黨得勢，則政府根本動搖，到此地步，所謂武力對外，亦無由施其技巧○這種顧慮，我們承認○不過從另一方面觀察，先清共後抗日，武力清共，証以過去歷史，誰又敢担保成功敏捷而迅速？據本日消息，長城各口，俱已先後陷落，平津又已危在旦夕○以敵人的野心不已，蠻橫硬幹的情形推測，誰更敢担保敵人侵襲平津以後，即肯止於平津，而不再進？長城之險不可守，黃河之險其又可守？共黨北進，固可搖動政府根本，外敵南下，又何嘗不搖動政府根本？江西共禍，固可牽掣武力對外；河北外患，又何嘗不牽掣武力清內？「清共之後，再謀抗日」，其言雖是○倘不幸洪都共燄尚未停息，金陵外兵已經渡河，其又奈何？如此說來先抗日後清共，先清共後抗日，事實困難相等，危險程度恐亦相等○

我們主張，政府既然處在兩面夾攻形勢中；應付方策，既然不能雙管齊下，此間出路，自然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所謂避重就輕，我們的意義如此：對外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的生存競爭；對內是中國人與中國人的主義競爭○共產黨雖不承認國界，我們卻不能放棄民族觀念○從民族觀念的立場上說來，與其被外族征服，毋甯在同族表中示退讓○這就是『武力抗日，政治清內』的真實含義○

『同族中表示退讓』一語，絕非接受共產主義之謂，這點又不得不特爲聲明○我們的意思，民族生存競爭上，不能談妥協，同族的主義競爭上，儘可談妥協○依我們的主張，此日政府，實可停止『赤匪』『共匪』這一切名詞，儘可公開的大胆的與共黨負責領袖，謀有條件的政治妥協○這絕非可恥的事情，這在歐西各國，有很多的例子○這種與共黨公開大胆的妥協，我們固不敢担保其成功○這一方面靠中央的誠意，另一方面亦視共黨領袖的見識○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央果肯大胆的公開的表示妥協退讓的誠意，最少有兩個利益：(一)政黨不公開，錯在政府；政治公開，共黨倘仍利用時機堅持武力革命手段，人民對政府的同情，對共黨的怨恨，必同時增加；(二)今日中國的共黨，畢竟因信仰主義而入黨者少○政府對共黨，果因全力抗日緣故，表示妥協退讓誠意，當可激發青年的民族觀念，減少共黨的團結力量○到此地步，共黨內部的團結力量減少，國民的怨憤增加，清共問題，實亦輕而易舉○

經過這種步驟，政府今後的政策，應以「防共抗日」，代替『剿共抗日』○政府表示妥協誠意以後，國中仍有武力革命者，政府固不能自毀生命，再示退讓○對此武力革命的黨人，我們以爲政府應取守勢而不取攻勢，政府應防而不剿○政府以八分力量對外，以二分力量防共○抗日果有成績，則政府威信既立，衆望所歸，共黨不肅自清，不打自倒○政府抗日果無成績，政府威信不立，民怨所集，則今後共黨剿不勝剿，清不勝清○今日不先對外而先對內，結果共與非共，恐又同歸於盡而已○這又是我們『防共抗日』政策的意義○

政府對共黨的政策應如此，政府對國內其他不能相容的個人及政治團體，都應持此態度。此日爲政府着想，爲政府中一班領袖着想，只有大胆的公開的表示妥協退讓的誠意。政府及政府一班領袖，此日應開誠佈公，向國中任何人任何派任何黨表示，對他們無所爭，唯一所必爭的是民族的生命，他們一切地位權利都可退讓，唯一不可退讓的是國家的領土與主權，他們在國家以內沒有一個敵人，唯一的敵人是無故侵略中國的日本。能如是，對外雖無辦法，對內即有辦法。對內有了辦法，對外即無辦法，國家與個人一切犧牲是光榮的犧牲。否則，先清內，後對外，中國人自相屠殺時候，外敵獲收漁人之利，宋明覆亡故事，重新排演，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已。

（錄四月十二日天津益世報）

◇◇◇◇◇◇

## 可悲可慨之現狀

日閥自攻佔熱河以後，操縱僞國一切軍事政治之措施，着着舉擴大侵略之實，一方劃興安一帶爲「滿洲國」之第五省，以爲經營外蒙之根據地，一方進擾多倫，意在席捲察綏，一方攻灤東，迫平津，盛傳日閥有在華北樹立另一傀儡組織之企圖，附逆漢奸，活動尤急。日閥之積極擴大侵略，固有其軍事上之直接目的，企圖永佔豐富廣大之資源區域，完成以全世界爲敵之地理配備；同時，尙謀以武力迫我在外交上就範，製造所謂「中日滿親善」之滑稽名詞，芳澤謙吉之來華，即挾有打開中日直接交涉途徑之最大目的。推日閥之意，以爲只要能强迫中國承認「滿洲國」，則中日問題自然告一段落，日本與全世界對立之緊張形勢自然即可弛緩，則軍事外交皆獲最後勝利。日閥之自處自計，誠甚善，而不知四萬五千萬大衆之生死利害關係，適與日閥之企圖相反。在四萬五千萬大衆監臨之下，中國政府即不能積極的收復東北四省，亦必消極的保守未失領域，即不能積極的挾本身力量以及世界同情，進而消滅「滿洲國」，亦必消極的永遠不承認。中國今日之當局人物中，斷斷無人能作李鴻章，更斷斷無人敢作秦檜。芳澤來華以後，到處加以冷遇，朝野重要領袖，無人與之交談。此等現象，證明日閥圖以武力迫我在外交上就範，只是一種空中樓閣之幻想而已。惟是吾人須知日閥在外交上愈失敗，其軍事侵略必愈反動，愈擴大。平津目前確已陷於危局，一般論者或以爲日閥因顧慮平津之廣大國際關係，不致遽來，此種心理實屬大誤。今日能保障平津安全者，能保障中國任何一塊土地不更陷於敵手者，只是中國本身之有效的自衛，而非渺不足恃的國際關係。中國之惟一生路，惟有用盡一切力量，以抵抗暴日橫行而已。然則吾人試問中國果已集中一切力量以抗日乎？此問題決不能作簡單肯定之答復。譬如在日機滿天飛舞之下，我國非無空軍，何以竟不出動。吾人於此嘗爲「中國空軍安在」一文以警惕之。而若干論者輒盛陳敵方軍容之盛，以爲中國固有飛機，而不能與現代式戰鬥機一相接觸。若推此論言之，豈但空軍而已，中國之陸軍海軍以及一切與作戰有關之經濟實業各部門，何者能與帝國主義者之日本作一比較。中日國力不敵，此歷史關係所造成的乃鐵的事實，亦即日閥之所以成爲侵略者，而中國之所以成爲被侵略者。吾人倘不欲屈服於機械的運命論之下，坐視國亡種滅，則惟有奮起邁進，以全民族之熱血，爭全國家之生存。所謂實逼處此，不得不拚，儘有事非而已無暇多談，敵我力量必須作算而已無暇作算。吾人於此竊悲舉國上下尙未一致共具乾坤一擲之眞認識及大決心，若干有用之力量或被牽制於國內無謂之爭，或中於「保存實力」之念，尙有所遲疑徘徊；而若干有力論壇上之持重論或穩健論的空氣，亦尙未澈底清洗，尙時時以各種似是而非之理論外形，迷誤國民視聽，可慨也已！

（錄四月十二日北平世界日報）

# 國難吟

戴子平

(一)寇深矣

朔風獵獵陣雲開　破碎河山膺刼灰　萬里長城失屏蔽　奴倭鐵騎入關來

(二)可憐焦土

塞上風高落日斜　榆臨城外寇如麻　砲轟機炸餘焦土　太息邊疆百萬家

(三)熱河棄守　按報載湯氏棄熱時，城內安靜異常，行宮麋鹿，仍恬然嚙草，又湯氏近月得中央協濟八五十萬元，部下仍極受苛待。

壯士枕戈苦守邊　食苹麋鹿亦恬然　如何手握軍符者　不愛國疆只愛錢

(四)哀國聯

調停兩字幾遷延　東亞和平乞國聯　協約於今成畫餅　始知公理輸强權

(五)慰義軍敗績

松花江畔血空流　殺敵也曾震五洲　棋到局終爭一著　請纓壯志未應休

(六)悼陣亡將士

百戰捐軀血濺紅　西風灑淚哭英雄　九原此日應瞑目　死到沙場是善終

(七)喜峰口却敵

聯翩諸將護舊都　十萬健兒勢豈孤　惟有冠軍宋卿子　喜峰口下破强胡

(八)大軍北上「抗日」

火急軍符萬里餘　飛機坦克詎儲胥　紛紛微調半天下　佇看長城報捷書

(九)團結禦侮

方今倭寇逞强日　正是男兒報國時　大局轉移齊努力　勛名贏得口皆碑

#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鶴亭曩偕遐庵叔雍遊虞山。訪得河東君墓。余詩話中前已及之。比歲淹留白下。時有勝游。又於南京太平門外訪得杜茶村墓。且致祭焉。表彰遺逸。攸關風教。正未可與詞人好事同年語也。近承寫示兩詩。并述顛末。略謂出太平門過蔣王廟。有地名王家井者。由此步行度阡越陌。詢劉家井。佃人劉姓屋後。即杜茶村先生墓。墓前有五碑。其一爲光緒中重刻、方望溪所撰墓表。表內稱先生葬梅花村。今墓前雖有梅花。然詢村人以梅花村則瞠然不省也。若先詢劉家井。則人人能知。但不能知其間有杜茶村墓耳。今年清明偕鄂人劉禺生李葆初同往祭。携鄂中所製糖供墓前。澆以酒。焚以紙錢。祭畢赴聚寶門外回回馬祥興家共飯。此肆極逼狹。而所製鴨冠於南都。尙係洪武初開設。馬氏世其業。達官貴人。旣嫌其陋。而路又遠。蓋無枉顧之者。是日想及茶村先生生前或飲於此。特奔馳數十里就之。亦極思古之幽情矣。鶴亭詩云。滄海罡風竭。青山故國闉。生憐身是獨。死歎鬼仍饑。文采一棺戢。興亡雙淚揮。爲公歌楚些。靈爽或來依。杯酒通門舊。餘生厄運同。每摩深翠石。曾見杜陵翁。（余家深翠山房爲先生三次過如皐所居）歸櫬寧忘蔣。招魂合配龔。所嗟林古度。（林古度先生亦葬鍾山訪其墓不得）無地哭春風。又孝感李葆初啓琛詩云。客死杜陵叟。千年復此翁。蒼山依北郭。孤冢臥春風。世亂如循轍。詩人一例窮。我來酌卮酒。徙倚夕陽中。望已當時重。名猶牧豈知。梅花荒老屋。豐草沒殘碑。祇合江蘺薦。生憐鳳德衰。孝陵傍終古。風雨護靈旗。武進吳漫庵鏡予詩云。憔悴揚州地。能銷杜牧魂。遯荒千里出。閱世一坏存。歌鳳音誰嗣。潛龍道自尊。孤芳今歇絕。草綠舊時村。最近又於重陽前一日偕穎人董卿鶴亭仲雲復往拜墓。並有聯句詩云。九月霜旻高。（穎）郊遊愜連袵。歷塊颸車馳。

（董）問涂村覽稔荒榛翳短碣（鶴）孤壙慟華寢中有古遺民（仲）剛介性所禀門因蒙叟閉（穎）節並乳山凜千金換伊涼（董）八口斷烹飪常嘵哀鳳饑（鶴）雛作寒蟬際大言罵傖父（仲）變雅見詩品黃岡老不歸（穎）峨眉何誰諗表阡桐城方（董）同調宜州沈余白走且儷（鶴）巽周交獨齋蹉跎瓜洲路（仲）旅殯冷衾枕寂寞梅花村（穎）山牆生𡁴痱斯文懼淪喪（董）志士多坎壈永悲龍蟄穴（鶴）空使魚驚淰吾輩繫一官（仲）卒歲盜寸廩漈肝鬱輪囷（穎）追蹤慚踔踸展拜薦菊泉（董）留題掃苔錦暮鐘動鄰寺（鶴）歸路謀市飲水鄉足蝦蠏（仲）山廚富葵荏舊雨暫歡會（穎）良辰可勸𢙼競病忝雕鎪（董）老鈍煩鎸鏤莫辭淹才盡（鶴）那知粲貌寖聯吟紀斯游（仲）醉墨潑餘瀋（穎）按茶村墓址所在紀載每多歧出沈歸愚別裁集則云在聚寶門外（毛亦史詩注）卓爾堪遺民集則云在燕子磯東麓衡以地望恐有傳訛要以望溪墓表所述爲最可信其所指鍾山梅花村今之王家井者當即近是然梅花之盛已非復從前矣茶村與巢民先生爲文字交康熙二年曾與陳其年王阮亭龔修禊水繪園或問茶村曰阮亭詩何如荅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歗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塡溝壑語見池北偶談鶴亭爲水繪園孫通門懷舊所感獨深讀其餘生厄運同一語蓋情見乎詞矣

茶村身世之厄信爲明季諸賢之冠按方傳稱其以康熙丁卯六月某日卒於維揚卜葬蔣山其夙志也喪歸初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衆莫敢主又數年長沙陳公滄州來守金陵始捐俸買小邱蔣山北梅花村葬之或口占云江南有客杜茶村文采風流世所尊不有滄州陳太守誰爲營葬太平門又朱少文云不合時宜癡太守金錢不愛愛詩人風義之篤異代所稱迄後楚北鄉人頻加修葺遂成名蹟朱培生明經鍾萱亦有詩云百鳥啁啾饑鳳存梅村應覺愧茶村冬青伐盡前朝樹贏得詩人表墓門以上見江甯陳作霖伯雨所爲可園詩話中伯雨博綜舊聞成書甚夥所言自可徵信也

#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 校袁海叟集跋

海叟集四卷。明華亭袁凱撰。據邵亭書目。載有天順張璞本、弘治本、正德本、隆慶何元之活字本、萬歷張所望本。然各本余皆未得見。今世所行者。獨上海曹氏城書室刻本耳。十年前在南中得舊鈔在野集。不分卷。爲展硯齋所傳錄。後有汪文柏跋語。其詩視通行本爲少。以校曹刻。頗有異處。別爲跋以誌其概。頃趙斐雲來訪藏園。出舊刊本見示。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三黑口。四周雙闌。刊工極爲粗率。然古致盎然。決非成弘以後所及。據嘉靖本董宜陽序。言海叟手訂全集。國初刻於張氏者久燬。何玄之活字本序。亦謂其集舊刻於祥澤張氏。歲久不傳。今覩茲帙。其筆致疏古。刀法樸拙。猶是正統以前風氣。考海叟集天順時所刻者。名在野集。爲朱應祥評選。祇有二卷。嗣有正德陸文裕京師刻本。名瓦缶集。亦非完本。此本卷帙完備。而鐫雕古樸。可斷爲祥澤張氏所刻。決無疑義。夫以盛明之際。季獻吉何大復陸子深諸人所夢想而不得見者。而余乃無意而覩之。抑何幸耶。其後隆慶庚午何玄之以活字印行。即据此本。蓋得之於張西谷家。亦自云喜出望外者也。余旣考定此本爲海叟集最初之刻。因取曹本手勘一過。次第略同。惟與倪元鎮飲聞誅索羅鐵木兒二首。此本列五古中。曹本別添五言排律以收之。鄒園十詠。此本列五律。曹本入五古。江上送高起夫。此本列七律。曹本入

七古。其餘篇章前後微有參差。至字句異處。多與曹本注一作某合。然出於曹本之外者。亦頗不尠。蓋曹本出於萬歷本。並及見何氏活字本。故與此本恒相近也。海叟詩取法少陵。氣體特爲清健。何仲默至推爲國朝第一。李賓之陸子淵王元美何元朗皆盛稱之。程孟陽至謂自宋元以來學杜未有如叟之自然。緣其氣骨高騫。絕去雕飾。松圓詩格與之相近。故欽服尤摯。叟以白燕詩爲鐵崖所賞。雅負時名。而李獻吉乃謂白燕詩最下最傳。李舒章謂海叟如三吳解事子弟。頗有游涉。未登堂奧。宋轅文謂景文秀不及季迪。健不及伯溫。而體格莊雅。時見逸思。故獨爲仲默所推許。朱竹垞亦云合諸體觀之。則不及季迪伯溫尚遠。何仲默推爲國初之冠。似非篤論。然平情論之。如胡元瑞言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勿如。蔣仲舒言雅未登大雅之堂。實已超宋人之乘。其評隲允當。似爲得之。祗緣仲默推崇太過。故致後來諸人之抨擊耳。錢牧翁選歷朝詩集。頗持門戶之見。甄錄最爲矜嚴。而列叟詩於劉誠意之後。高季迪之前。入選至三百四首。視全集三分有二而羸。至以老杜法脉歸之。謂空同諸公。全不解此。則三百年來。固早有定論矣。又按曹炳曾序稱公集有在野集瓦缶集既悔集諸名。四庫提要因之。然余考在野集今尚有傳鈔之本。瓦缶集見於萬歷本林有麟序。即董宜陽所言陸儼山急於流布。因編爲別本者是也。惟既悔集羌無故實。頗用爲疑。及詳檢之。乃知實由讀李獻吉序文斷句偶誤。以致此失耳。序云叟名行既晦。集亦罕存。蓋上句隱指公佯狂自晦而言。曹氏句讀未審。遂有前此陸文裕刻瓦缶既晦集之言。四庫館臣沿譌踵謬。又有何李更爲刪定刊瓦缶集既悔集之說。寧非笑端。茲爲表而出之。俾誦公詩者。知惟海叟集特爲全帙。其他在野瓦缶兩集。皆屬選輯之本。此外更無既悔集之名也。按楊廉夫改過齋記。述公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明史稿文苑傳稱公博學有才辨。議論飆發。列朝詩傳亦謂其平生負權譎。有才辯。是公之初出。其才氣橫溢。殆不可一世。及爲御史。以慮囚奏對忤旨。太祖心銜之。惶懼託癲疾歸。而上猶使人詗之。卒以佯狂得免於禍。陸文裕金臺紀聞言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太祖命

以木鑽鑽之。忍死不爲動。歸田後、以鐵索鎖項。自毁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之。凱對使以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又傳聞告歸後。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峰泖間。潛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狀類豬犬矢。遍布籬根水涯。自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之。以爲食不潔矣。嗚呼。公負軼世之才。事雄猜之主。雖得罪放歸。而猶遣使偵刺。不憚於懷。卒以毁形自汙。躬食不潔。風狂浪迹。僅而得免。其際遇蹇屯。良可傷歎。顧其豪縱瓌奇之氣。無所輸寫。乃一於詩發之。故其詩野逸高淡。疏蕩傲兀。往往得老杜興會。觀集中古意二十首、苦寒行、荒園、題葛洪移家、題三味軒、楊白花、諸詩。皆感憤遙深。隱據胸臆。而集外所傳題四皓圖及詠蚊二詩。尤譏切深至。豈公陰有畏忌而有意刊落之歟。曹一士序公集、言明祖用法嚴峻。寵眷如潛溪。卒以貶死。吳之高楊張徐。半由文字構禍。叟佯狂自廢。匿跡消聲。其所自定。殆必有大滿己意。而不得已而悉從刪薙者。洵可謂知叟之深矣。癸酉二月二十五日、藏園居士識。潤校在野集時、正是十年前此月此日。嘻異哉。

# 鈔本在野集跋

明初袁景文詩稿。其自定者名海叟集。刻於祥澤張氏。其版久燬。世不多覩。天順中、朱氏鳳岐手自選錄。並爲之評點。付楊傳刻之。而張璞爲之序。緣公以疾告歸。終老田野。故以在野爲名。詩凡一百二十有六篇。正德元年。鄢陵劉君捐俸重刻於山東。有陳鎬撰序以行。逮嘉靖八年。劉之子詵。於南都得海叟全集。以前時選本見遺者半。乃錄遺別刻。於是更有補刊在野集之舉。此景文在野集先後刊行之大略也。近時丁氏善本書室藏有淡生堂鈔本二卷。題張璞校選、朱應祥評點。知從正德本錄出。於全集刪落正多也。前歲在申江。適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散出。余收得在野集二帙。分體而不分卷。烏絲闌格。版心有履硯齋三字。審爲新安汪柯庭家鈔本。卷尾有汪文柏手跋八行。爰檢曹氏本讐勘一過。鈔本始五言古詩。其前琴操、樂府、四言、三類均闕。蓋歲

久遺佚矣。其餘逐卷校之。曹刻有而鈔本無者。凡四十七首。而五古中之題四皓圖。七古中之詠蚊。七絕中之題李息齋竹卷。曹刻本乃皆失載。其它字句多所訂正。往往出曹本所注一作某之外。余綜觀前後。更證以柯庭題識。知此本既非朱應祥評選之本。董宜陽序、言烟樹微茫獨倚闌、故國飄零事已非、二句爲朱氏妄改者、今檢此本固未嘗改也亦非嘉靖時劉誂補錄之本。乃汪氏取諸本彙輯而重爲釐定者。其編定旨趣篇數多寡。柯庭固自言之矣。至曹刻所無之三詩。其李息齋竹卷一首。題圖酬酢之作。名家多不欲存。意汪氏或於書畫跋中得之。至題四皓圖及詠蚊二詩。意含譏切。海叟手定之稿。削而不錄。殆非無意乎。夫景文蘊穎異之才。馳文藻之譽。而一言忤主。不惜佯狂自穢。以終其身。觀於孝陵東海走却大鰻魚之語。則九重猜忌之念。未一日忘。設非狂歌竄食。穢自甘。早與青邱同罹腰領之禍。嗚呼誦危行言遜之訓。君子當値危亂之朝。庶宜知所自處乎。

檢此本校於甲子年二月二十五日。時方游杭州。寓湖上許汲侯安巢者三日。前塵夢影。匆匆。遂已十年。且同甫月日重校此書。文字因緣。疑有冥契。然故人早逝。墓木已拱。葬楊梅嶺上而余亦僑寄稍暮。目擊兵戈。蟄伏嚴城。惟以丹鉛遣日。吁可慨矣。

#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 吉林省

○吉林外紀十卷　道光七年

△吉林志稿四卷　道光　年

○吉林通志一百二十二卷　光緒十七年

○永吉縣志五十卷　民國二十年

伊通縣志

敦化縣志

長春縣志

○農安縣志八卷　民國十六年

濛江縣志

長嶺縣志

樺甸縣志

盤石縣志

舒蘭縣志

德惠縣志

雙陽縣志

濱江縣志

○扶餘縣志　民國十三年

○雙城縣志十五卷　民國十五年

賓縣志

五常縣志

榆樹縣志

延壽縣志

○珠河縣志二十卷　民國十八年

葦河縣志

阿城縣志

延吉縣志

○寧安縣志四卷　民國十三年

東寧縣志
琿春縣志
額穆縣志
汪清縣志
和龍縣志
穆稜縣志
○依蘭縣志一册　民國九年
勃利縣志
同江縣志

寶清縣志
密山縣志
虎林縣志
撫遠縣志
○方正縣志　民國八年
○樺川縣志六卷　民國十五年
富錦縣志
饒河縣志
乾安設治局

| 書錄 | 卷目 | 藏本 | 附記 |
|---|---|---|---|
| 吉林外紀十卷<br>道光七年<br>堂主事薩英額撰、有自序、 | 序、圖、(原闕)卷一御製詩歌、卷二疆域形勝、山川、城池、卷三滿洲蒙古漢軍、建置沿革、驛站、船艦橋梁、卷四職官、兵額、卷五俸餉倉儲、事宜、卷六學校、學額、儒林、文苑、祠祀、卷七田賦、物產、公署、人物、卷八時令、風俗、貞節、雜記、卷九古蹟、卷十雙城堡、伯都訥屯田、 | 漸西本廣州局本小方壺本 | 案吉林省、順治十年、設昂邦章京及副都統鎮守寧古塔、康熙元年、改寧古塔將軍、十五年、徙改吉林將軍、又先後增設吉林等處副都統、雍正四五年間、曾設永吉州長寧等縣、隸奉天府尹、乾隆十二年、罷吉林州、改設吉林理事同知、始隸吉林、至光緒三十三年、建行省、改將軍爲巡撫、裁副都統、宣統三年、有府十一州一廳五縣十八、民國現有縣四十一、設治局一、又是志漸西本、有光緒二十一年桐城蕭穆跋、廣州局本據漸西本刊印、 |
| 吉林志稿四卷<br>道光　年<br>寧古塔學正程儒珍纂、 | | 光緒永平府志藝文又臨榆縣志程儒珍傳未見 | |

程儒珍直隸臨榆道光元年舉人、

**吉林通志一百二十二卷**

光緒十七年

將軍長順分巡道訥欽修、編修李桂林廪貢生顧雲纂、有光緒十七年長順規修吉林通志奏、又長順自序、長順滿洲人、光緒十三年任、十七年再任、訥欽滿洲進士、光緒十七年任、

卷一至五聖訓志、卷六天章志、卷七至九大事志、卷十至十二沿革志、卷十三至二十七輿地志、(天度、疆域、山、水道表、水道、城池、廨署、壇廟、祠祀、附風俗、)卷二十八至三十五食貨志、(田賦、屯墾、蠲緩、物產、土貢、)卷三十六至四十三經制志、(禮儀、祿餉、食儲、錢法、礦產、商務、征榷、)卷四十四至四十九學校志、(學宮、學署、學額、選舉、書院、)卷五十至五十七武備志、(兵制、駐防、練軍、靖邊軍、吉林營練軍、分界、船艦、驛站、)卷五十八至七十一職官志、(前代、前代表、國朝、國朝表、裁缺表、宦績、)卷七十二至一百十九人物志、(唐、遼、金、元、明、國朝、世職表、忠義、耆舊、寓賢、列女、列女表、)卷一百廿金石志、卷一百二十一志餘、

故宮東北遼寧國學涵芬徐匯嘉業天春

案吉林向無專志、雍正乾隆兩朝、俱附盛京通志內、詳是志凡例(註一)又是志在光緒十七年、所轄僅有府一州一縣二廳四、吉林府領州一伊通、縣一敦化、長春府領縣一農安、伯都訥廳、五常廳、賓州廳、雙城廳、

# 隨筆

凌霄一士

咸同間，湘軍崛起鄉里，震耀一時，曾胡倡率之力，亦其時楚材特盛也。諸將中，王鑫雖以早亡未獲大顯，而所部最號節制之師，聲譽甚著，其軼事流傳，爲人所樂道焉。「見聞瑣錄」記其軍令之嚴肅云：『王壯武下令軍中，一人積銀十兩者斬。所有月餉及賞賚資，交糧臺，每月遣人分送其家，取書回。將士得書無不感服。左侯號令最肅，獨不禁飲酒，無事則聽其盡歡極醉。壯武軍中，嚴絕摴蒱，並謂酒足誤事，禁之，有提壺挈榼者斬，暇則習超躍拳擊之技，立格賞罰，無日不然，故兵少而精，使竟其討賊之志，勳名當在左彭諸公上，惜積勞成疾，自林頭戰後，未幾即薨，弟貞介方伯統其軍，勇智遜稍殺矣。壯武之行軍也，微功必錄，微罪必罰，不避嫌，不避親。勦賊廣東時，姊子某犯令，諸將爭救，不應，揮淚斬之。其號令之嚴，予親見二事。時予避亂石灰哈山中，地界宜樂，山下十里爲樂安走宜黃孔道。偶步至此，見所遣偵探九人入店中，呼主人具飯。食畢，每人給錢二十枚。主人不敢受。九人曰：「主將令：沿途强啗人飯不給錢，及取民一物值百文以下者，斬。」主人遂受之。予聞林頭賊敗，曉登嶺遠望。日未午，見官軍二十餘人，自山下追賊二百餘上山，至予所居門首，盡斃，但次第割其耳。賊所遺財物，無一拾取者。予歸，見二十餘人汗濕重衣，覺疲甚，急呼予備飯。山中米粟無多，蒸薯蕷進之。食畢，每人給錢二十枚即行。予曰：「天將晚，人已倦，離城又五十餘里，盍止此一宿。」曰：「軍令復

命逾酉刻者斬。我輩善走，尚可及。」予聽而太息曰：「兵逾將令，乃若是乎？非平日恩威足以畏服之，曷克至此？」治軍之嚴，洵足稱述。近時統將，亦有紀律甚嚴者，可謂有鑫之遺風矣。

左宗棠夙重鑫，而頗謂其待部將過刻。如光緒戊寅致劉典書有云：『大咨加給尊農薪水，兼司三營帳目，鄙見頗不謂然。營帳由營官自行經理，本是舊章，亦使其稍霑餘潤。若改歸營務經理，則營官未免觖望。當時王壯武雖曾如此辦理，所部亦勉從之，卻不可爲訓。弟猶記易普照曾向弟親說：「大人待我輩恩誼最重，惟總不准我們得錢。」其詞亦頗令人心惻。易普照乃璞山所稱如手如足者，厥後先璞山陣亡，其家固貧乏如故也。……璞山治軍，爲吾湘一時巨擘，獨於此等處全不理會。』宗棠器局恢宏，有非鑫所及處，而鑫治軍之嚴，益可見也。尊農者王詩正，鑫嗣子。

關於鑫戰略者，「瑣錄」記林頭戰事云：『王壯武敗賊吉安，追至樂安。僞目蓋天侯楊國忠，最桀黠，號統賊二十萬，實六萬，盤踞吾邑（宜黃）南境，寧都小田一路謀犯贛州。壯武遣九人至吾邑偵探。賊中素震王名，有「斑虎」之目，聞其兵至，不暇辨多少，皆驚曰：「王斑虎來矣！」邑賊千餘，盡奔往小田告急。楊恃衆，欲挫王威，即遣前鋒五千，至樂安十里屯住，大隊繼至。樂安有鄉團，諸紳聞之，入見壯武，請發兵。拒不見。明日賊愈增，又請，又不見。壯武兵僅三千，自是日減一日，不知何往。諸紳懼，謂畏賊强將遁矣。四日賊盡入樂安界。有一大村曰林頭，楊督後隊至此，擬宿一夜，明日悉師進戰，自謂此地離王軍五十里，前後左右皆其兵，萬無他虞，遂皆酣寢。至半夜，忽四面砲聲震天，火箭數十，射入村中，村屋燒壓，如崩崖裂石。賊在睡夢中驚起，不知此軍從何而降，而風猛火烈，出門稍遲，即圍焚無逃路。時值秋末天寒，多不及披衣者。須臾火箭一枝射燒楊臥榻，楊

急走，而村外東西北俱重重圍住，惟空南一角，爲回宜黃孔道，遂從此奔竄。前有大河，有長橋，橋北水極深，板已毀，賊不知也，前者墜水，後者擁擠而上，爲官軍槍砲追迫，不敢回顧。賊精銳近萬，盡在此地而凍死燒死溺死殺死，無一脫者。天剛曙，官軍分一半救火，而是夜四更城中兵亦出，攻賊之前鋒。當初更時，壯武急召諸紳至曰：「天明賊必敗，東西必竄某小路，可速引鄉團據守山口，多張旗幟，賊至但擊鼓喊殺，勿出戰，勿令竄入谷中，則君等功也。如違，以誤軍情論。」諸紳愕然，然不敢不遵。及日出，前鋒賊果竄至小路，不敢走，遂由大路奔回宜黃，而後路賊又紛紛思竄下樂安，一往一來，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是時前攻後殺，左右僻徑又爲鄉團所堵截，五萬賊斬戮幾盡，得脫者纔數百人而已。戰捷後，諸紳莫解其故，爭求壯武指示。壯武曰：「諸君前請時，予知戰必勝，然恐在後者聞而奔散，則此六萬賊蔓延各縣，又不知何日方能勦除，予故示弱不出，使賊知予怯，必堵隘前來，然後可一戰殲之。此地往宜黃，夾道多大山，予初至，即命數十人徧探各山小徑，出入遠近，瞭如指掌。予兵日減者，蓋每夜半遣數百人，帶乾糧，僞爲樵夫山民，往林頭左右山中藏伏，料四日內楊賊必宿此地，先殲此賊，餘如破竹也。天幸不出所算，又得諸君爲聲援，成此大功。從今撫建二郡，可望收復矣。」諸紳聞之乃歎服。』寫來生動有致，亦談鑫戰略者之好資料。鑫與曾國藩始合終乖，而歿後國藩每稱道之。

崇綺之爲破天荒狀元，翁同龢日記所記，已徵引之。（見本年本報第十二期。）茲閱李慈銘日記，同治乙丑四月二十四日云：『是日見禮部小金榜：狀元崇綺，正藍旗蒙古人；榜眼于建章，廣西臨桂人；探花楊霽，正紅旗漢軍人。國朝故事，旗人未有居一甲者。聞臚唱時，兩宮欲更之。讀卷大臣賓鋆倘書，綿宜侍郎，皆順旨，吾鄉朱太宰獨不可，乃止。前科翁曾源，以恩賜進

士爲大魁，朝野已竊竊私議，此舉尤可異矣。崇綺爲故相賽尙阿之子，咸豐初官工部郎，以父逮問擬斬，並落其職。（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賽尙阿勞師糜餉，深負朕恩，著照裕誠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伊子鑾儀衛冠軍使崇緒，禮部主事崇熙，工部主事崇綺，吏部員外郎崇絢，一併革職。』）今上登極，恩復兵部主事，年已四十餘。聞其人頗厲節好學，故鄭王端華其婦翁也，枋國時獨移疾不出，足跡罕至其門。近年有薦其理學經濟于朝者，蓋滿洲之佳公子也。然以賽相之釀成粵禍，重負國恩，幾亡天下，軍興以來，言債事者以爲戎首。予嘗觀顯皇帝實錄，嘗賽相督師廣西時，文宗手詔慰諭重疊，有過家人，而永安州一役，竟令窮寇逸圍，遂流毒四海，不可復制，每爲切齒痛恨；乃失事之後，既保要領，馴躋都統，復一品官，今復及見其子爲天荒狀元，天道眞有不可知者矣！』追論賽尙阿事，於崇綺雖尙有譽詞，而大魁之屬，則深表詫異。如所云，得不更易者，由朱鳳標也，可與同龢日記參閱。

慈銘並及前科狀元翁曾源。曾源爲心存之孫，同龢之姪，以祖蔭賞舉人，賞進士，一體殿試。未經鄉會之捷，遽得大魁，可謂極便宜。同龢癸亥四月二十一日日記云：『源姪出場，身體甚好，亦無訛字，爲之欣慰。』二十二日云：『訪心農及張午橋，皆言源姪寫作甚好，可望前列。……源姪近年爲病所困，深慮不能成名，今邀先人餘蔭，得與廷試，從容揮灑而出，意者其有天佑乎！』二十四日云：『是日小傳臚，源姪於黎明入內。辰正三刻，劉升馳報，源姪得一甲第一名，悲喜交集，涕淚滿衣矣。敬告先靈。合家叩賀慈親。須臾，頭二三報連至，賀客雲集。……源姪得此科名，庶足仰荅先人未竟之志，稍伸吾兄不白之寃乎！』五月初五日云：『以曾源大魁，具牲醴敬告祖先，於吾父神[illegible]哭奠。』時距心存逝世未久，曾源之賞進士，即以賜邮加恩也。曾源父同書，時以斬監候罪名在刑部獄。曾源患羊癎風，不時發作，雖幸獲狀元，然不能任職，侘傺以終。

# 春

儲安平

是春天了。

天空中開始波動起了一種肉的氣息，像茶花的香，帶幾分刺激。看得似乎更新鮮了的太陽，撒下了千萬條的金絲，在屋頂上，樹梢上，馬路上，以及在公園中散步着的男男女女的肩頭上。風像少女的笑般溫和，殷勤地吹拂到人身上來。小鳥們在枝裏活跳，作出許多快樂的歌曲，像是歌頌春的美，又像是讚美她們自己的生命一樣，

艾小姐剛午睡醒來。能在春天午後想睡的時候延一回，也眞是件够神仙的事。因爲願意讓自己能更多在那迷醉的境况中多逗留一回，所以雖然醒，也賴得動。她祇偶而翻個身，將穿着一件粉紅絨襯衫的手臂，伸在被外面，彷彿多少嫌那天氣太熱了一些似的。當眞那天氣也怪，一熱便熱得這快，這使人要換些衣服都來不及。艾小姐在那半醒半睡的情况中，眞不願意去想到什麽事。但是無數幻想，却像微雨般飛滿在空中，隨着她的呼吸，鑽進了她的腦子。到頭，她一個翻身坐了起來，祇披上一件浴衣，便懶懶地坐在靠窗口的一張沙發上，眼睛望着窗外遠遠的葱鬱的樹梢，像是發呆。

因爲是春天了，天氣漸漸地好起來，但與這好天氣恰恰相反的是艾小姐的心境。她自己也說不出倒底近來有了那一點不爽快。她有些好笑自己：懶得吃東西，懶得出去，就是日常的裝飾也懶得去注意，祇就一天到晚躲在房子裏。常常，極無聊地坐在書桌前望着鏡子，長久沒有去收拾的頭髮，披在耳朵邊，也祇使她更增加幾分憔悴的嫵媚。她對着檯鏡時常做出許多鬼臉，有時連自己看了也不免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從窗口頭略略掩進來了一些風。她微微地有些涼意，于是順手將窗門砰的一聲關上。爲窗門上的玻璃所反耀在白白的牆壁上的五色的太陽光，閃電似的在房裏兜了半個圈，又消逝了。

是一個好下午，屋子裏靜得什麽似的。她想，這種好季候，好情境，正該做些什麽聰明事呢？她不再能想下去了，她有些發燒。

男人這東西也眞怪，她想，像一隻沒用的猫，看見了老鼠，想吃下它，又不敢。男人眞是那樣的懦怯，那樣的胆小嗎？她懂不得。

是十一天之前的一天的事。艾小姐穿着一件襯絨旗袍，挽着成先生的手臂，在公園裏散步。那一天天氣雖不像今天一樣熱，然而春意已經瀰漫在所有的樹林裏了。衣裳一日暑得輕飄些，這也够使人感到舒爽的，加之是好天氣，好伴侶；艾小姐時常像一隻小鳥般在成先生身邊活跳着。有時害得成先生怪高興，祇得說：

「小艾，別跌了。」

到頭他們跑上了一座假山，在亭子裏歇了下來。艾小姐似乎已經有些發喘，于是成先生問：

「乏了？」

「還好。」艾小姐從錢袋裏取出了一塊小小的絲邊手帕，在鼻子上輕輕地一掩，給了成先生一個睇視，這樣說。

說睇視，艾小姐是常常那樣地給成先生以溫柔的。不消說，那該使成先生感到無限醉。不過，這成先生給艾小姐的，在艾小姐自己，也得承

認，是不經見的恰意。她不會碰見一個男人溫柔如成先生。她說，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准她拿來說明成先生的好處。她祇像一個天眞的孩子地常常這樣想：

「世上也眞有這樣令人高興的人的？」

成先生時常上艾小姐家裏來看艾小姐，那自然多半因為艾小姐願意他來；艾小姐家裏對于成先生也不缺少好感。艾小姐母親常對艾小姐說：

「小艾，即使朋友多，也總得揀尊重的在一起。一天到晚祇會在女人面前打趣的男子，是近不得的。」

但自從成先生到艾小姐家裏來過幾次之後，艾小姐便不再聽見她母親這口吻過。最愛艾小姐的是艾小姐的母親，艾小姐最愛的也是她自己的母親。她想，成先生這個人也許使母親看了歡喜。她母親曾經有一天問過她這樣的話，她記得淸楚：

「成先生家裏幹什麼的？」

「讀書的吧。」

「我說到底是書香人家的子弟啊？」

這話艾小姐聽了願意。她明白她母親的心，因為她知道得她母親所以贊成成先生的緣故。

成先生年青，具有普通一個「漂亮」的年青所有的一切條件。雖然免不了有些地方帶上一些嬌貴的毛病，但大體上，還依然保持了一個少年老成的風度。他非常會說話，會說一許多使人聽了高興的話。艾小姐曾說，成先生的話，像葡萄酒般令人醉，像玫瑰花般令人愛。常常，艾小姐實在興奮到極點，于是歪着頭子，臉朝着他看，說：

「你怎這會說？」

「我會說？……小鳥碰到好天氣，自己快樂的時候，便得會叫；小鳥不該感謝這好天氣嗎？」

說了這話的成先生，用千萬個溫柔繫成了兩條視線，逗留在艾小姐的像朵桃花一般可愛的臉上；艾小姐用一個從心頭迸出的纏綿的笑，報答了他。

十一天之前的那一天，是禮拜六。成先生換着一身挺漂亮的西裝，坐着自己的車子，到艾小姐家裏來看她。那天艾小姐的兩個小姪男兒，恰恰上外婆家去吃酒了，她一人在家怪沒趣。成先生的車子剛從馬路上駛到，是聽慣了的聲音，艾小姐忙從窗口裏張了張，對，是他。

在客室裏，是艾小姐先說：

「眞是春來了，柳條染上一些新綠，怪詩。」

「對了，眞是春天了，太陽這好，你該歡喜。」

「我想每個人都該歡喜吧，眞是好春天。小豆們上了外婆家，我怪沒趣。」

「我早就知道他們上外婆家去了……」

艾小姐將小小嘴唇一撅，露出一口好牙齒，說：「你怎知道？……」

「你的靈魂告訴了我，你的靈魂告訴我，說你一人在家沒趣，快來看看我們的小姐吧。」

「噯，你別畫符。」

「畫符？」成先生一笑。像就以那麼一笑結束了他們的打趣似的，于是正經說：

「不出去？」

「出去？」艾小姐遲疑了一回，問；「什麼時候了。」

成先生看了看錶；「剛三點半。」

「我想別出去吧，不出去不行嗎？」

「隨你。」

「那末上那兒去呢？」

大家不響，到頭還是艾小姐先說：

「別出去吧，我想。」

「怎麼，這好天氣？」成先生說；以吐一口痰的順便，換了個位子，在艾小姐身邊坐了下來。他不再說一句話，衹熱情地凝視着她的臉。

「那你又不說上那兒。」

成先生想了想，彷彿獨自對着自己在說一樣；「三點半」，接着；「上公園裏去好不？好？那你得快，別讓我在這老等……。」

艾小姐一挺身便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走到客室的門口，回頭對成先生一笑，說：

「二十分鐘行不行？」

「一刻鐘，」成先生興奮地像逗着一個孩子般的神氣說。艾小姐像燕子般從門背後飛逝了。

客堂裏的空氣漸漸地回復了本來的靜穆。成先生無聊地走到鏡子前面弄着自己的領結。

那天一直到四點鐘，他們的車子才開到公園的門。像幾百對的蝴蝶，無數的男男女女都在草地上，樹枝裏穿來穿去。艾小姐跟着成先生在各處兜了圈，接着上假山的亭子裏坐去。季候眞是好季候，不暖不涼，單這好季候似乎也够使人心跳了。艾小姐靠着成先生的臂膀坐着，眼望着天邊飛過的鳥，心也像在天空裏飛着的鳥一般的快活地在幻想裏打滾着，沒有些拘束。

微風在艾小姐身上拂過，有一種從她皮膚裏滲出來的香，溜進了成先生的鼻腔。艾小姐生就是那麼一頭好頭髮，一蓬，像若干朵花。成先生說：

「小艾，單你這頭髮，也使人愛；還有肉的香。」

艾小姐聽了心上是歡喜。說肉的香，沒說錯。不過，偶而想到了另一些事，似乎這字眼不很合乎說的人或被說的人的禮貌。她說：

「你說什麼？」

「我說？——」成先生說；「你沒聽淸——算了。」

「說這麼半句又不說了，你老這樣。」艾小姐愛再聽那樣一種話，這樣撒嬌着，說成先生非再說一遍不可。

成先生想了想 ，說；「我說你叫人愛你到死。」

艾小姐是一笑，是笑成先生的俏皮。她覺得成先生這個人眞壞。（那自然是說，成先生這個人眞聰明。）她想，聰明的人該做出一些什麼更聰明的事來呢？

她們還沒坐一息，太陽便漸漸地想從樹稍頭隱現下去了。薄暮預備襲進這園林，然而春天的暮色更神秘，更迷人，更能引人昏沉。艾小姐說有些冷，成先生於是將她擁得更緊了些。園裏的的人們，漸漸地散去了，似乎將整座的園子，交給了他們兩個人一樣。

春的活力流進了艾小姐的血管。她和成先生熟識的時間，也不該說短了，像黏牢了般，分不開。成先生像一團棉絮般溫存，艾小姐曾經對自己這樣說過，天讓我睡了這溫軟的棉絮吧。

那時，他們都默默地在夜色裏呼吸着。艾小姐像已經抓到了什麼，又像還沒有抓到什麼似的彷彿有些倥傯。是春天了，她總不該說她近來的生活有什麼不美麗。她現在正像一條魚般遨遊在快樂的泉水裏。但是，年齡使她到了另一種憧憬的時期。春天的風，吹得使人想睡。她說不出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什麼，她衹覺得像在夏天，得到一陣風，還希望風後再來一陣雨一樣。

她想起了許多事。但她不能從那許多事裏引出一個頭緒，抓住一個具體的東西。成先生問：

「小艾，你現在在想些什麼？」

她說：「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對，不過她想，說什麼都想，

我這樣苔他不行嗎？她覺得自已臉上有些發燒，而且漸漸地傳到了全身上。四週沒有一個人，她閉着眼睛地讓自己的心在無邊無際的空中像找不到歸宿似的亂闖着。一雙粗的手臂，要有力，要野蠻，要魯莽，要弄得她痛，要使她像懸在空裏般失去知覺，讓那粗的手臂去擺佈；要一個豚力，由般重，野獸般莽，使她喘不過氣；給她一些潤潤的在嘴唇上，白玉般滑，肉般膩。

她用眼角看了看成先生的臉。成先生的嘴唇像一朵紅的百合花，裝在小小的鼻子下。她覺得這個東西神秘，古怪；那裏有夢，有死。

她也偶而將身子動一動，想因此得到一些什麼反應。而在那樣的時候，成先生總是用着像春風一般沉醉的聲音，問：

「艾，冷不？」

艾小姐搖了搖頭。

「不？」成先生說，看了看艾小姐的臉。看，是用了全付愛的心看的。從頭髮，耳朵，眉毛，鼻子，嘴唇，以及到微微有些飽滿的乳部。艾小姐的嘴唇像櫻桃般紅，荔子般新鮮。成先生將自己的臉更湊近了她的耳朶些。

來吧——艾小姐彷彿聽見了她自己的靈魂這樣說。她不願意動一動，然而心卻禁不住地忐忑了起來。她期待着她所需要的某種刺激，一齣喜劇。她熱烈地期待着，期待着，期待着——

太陽的光，百合花的香，夜鶯的歌，電流般的熱。

但是，像寂寞的夏夜，終下不下雨來般，漸漸地，烏雲散開了去，將依舊回復到原來的氣色了。艾小姐開始有些寂寞，像等一個人，等等還不來般，她小小地感到一種空虛。她說不出她心頭的煩燥。她有一些恨，然而她知道她該恨誰呢？總不該恨成先生吧，因爲她愛他。然而她找不到一個可以使自己恨的人。春夜多霧，遠遠的樹梢上，蒙上一層微微的白綃，襯着遠處閃現着的紅的綠的燈光，湊成了一種悽寂的情調。艾小姐便在那種難言的氣息下，感味到一種缺陷。

成先生看了看錶，怕這樣地坐下去，使艾小姐沒趣，於是說：

「上××去用一些點心吧。」

艾小姐毫無氣力地站了起來，像一個生了病的人般走下了假山。她不願意再上那兒去。她祇想快些到家上房裏去躺一回。她不再有興緻說一句話，她祇守着她的沉默。

成先生開始覺察到他們之間的空氣有些不平常。艾小姐說晚上冷些，不再上××去吧。成先生知道艾小姐又是編的謊，但他不明白爲什麼艾小姐不高興。她祇得招呼將車子直開到艾小姐的家。在車子裏，成先生問：

「艾，有些不高興？」

艾小姐搖了搖頭。在陰暗中，成先生不能從艾小姐的臉上得到她一絲喜怒的痕跡。

「那末爲什麼看來沒有象來的時候一般的快樂了呢？」

「因爲頭有些些痛呀。」

艾小姐這樣答復了成先生。她知道這個答語是不很高明的，但也懶得去想別的更好的句子了。成先生用盡他所有的溫存，想來洗去艾小姐心頭的不愉快。但是這個，成先生是失敗了，因爲成先生根本沒有抓住艾小姐爲什麼不愉快的原因。對于成先生所有的慰貼，那時，艾小姐覺得一概是多餘的。她愛成先生，但是那時她覺得世上最蠢的一個人便是成先生，世上最膽小，最沒用的一個人也便是成先生。他爲什麼不再勇敢一些，聰明一些，或者更野蠻一些呢？她不情願說出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她希望能有一個人來看破

她的心；而那個人就是成先生。然而成先生彷彿太沒用了，他不能給艾小姐一些體貼。那時艾小姐對成先生似乎是完全失望了，她不高興他。她願意車子快到家，她不再多和成先生說話，她祇非常倦困似的落在煩躁裏，缺陷裏呼吸着。

那晚，艾小姐略略用了一些蓮子粥，很早地卸了裝飾，拖上拖鞋，在沙發上躺着。偶而她像發呆般，開了窗看看天幕上的星，接着又碰的一聲閉上了，再回到沙發上。房間裏每件東西都守着她們原來的位子，沒有一樣東西能留住艾小姐的倥傯的心。她說不出究竟爲了那點不舒服，她祇感到有一股火在她心頭燃燒着。這在她心頭燃燒着的火，使她對于一切事皆感到灰色與怨恨。

第三天早上，艾小姐還沒起身，便接到成先生來的一封信。

成先生說，爲什麼艾小姐那天從公園裏回來的時候，那樣的不高興呢？是他有什麼地方頂沖了她嗎？他說，假若是他有什麼地方使她不高興了，那是他沒留心，艾小姐也該原諒他。他那晚回去，心上眞難過。他想不出爲了什麼使艾小姐變態。並且，那天晚上艾小姐連給他一個訴白訴門的機會都沒有。他願意艾小姐心上有一絲不高興嗎？他願意，尤其是爲了自己，使艾小姐心上留下一絲不快樂的痕跡嗎？原諒了他吧，他說，他願意以他自己的幸福來洗去艾小姐的悲哀。

艾小姐讀這封信，有些感動。她有些懊悔自己那一天不該那樣將自己的不高興露流在面孔上。她愛成先生，她不願意輕易地將她們間的愛情搖動。她頹然的將信放到靠床的那架五斗厨的抽屜裏去。她嘆一口氣，像是無可奈何地想，誰叫你不能更，——些呢？她愛他，但也因爲愛，她願意他更能體貼她些，這樣，好使她更高興，更愛他。

那天晚上，艾小姐眞想抽出一些工夫來覆成先生的信。彷彿有許多話願意和他說。她願意致他，敎他怎樣去知道一個女人的心。她想，你應該在我面前更放肆些，更勇敢些。但是另一種不可捉摸的力量似乎又使艾小姐懶，懶得說一句話，寫下一個字，到頭她還祇是對着桌子上的紙張發呆。

以後，她還陸續接到了成先生寄來的信札。在那些信上，成先生說得更可憐，就彷彿可憐到不能生存了一樣。不消說，信都使讀了後的艾小姐心上痛楚。她願意使成先生感受那麼一絲委曲嗎？不過，她不知怎樣始終打不起寫信給成先生的氣力。她需要成先生，她需要滿足某種希望。是一個至誠的祈禱，祈禱這能來滿足她某種希望的那個人便是成先生。那第二個禮拜的禮拜六，雖然艾小姐沒出去，但她就眞的願意有個人來看看她，就如像那樣地在公園裏走走也好的吧；然而那天她畢竟整天地在寂寞裏過去了。這幾天來，天氣是一天好一天，艾小姐常常呆呆地站在窗口，看看歇在人家屋頂上的太陽，楊柳梢上的新綠，空中飛過的鳥，像感到一種一切都懶散似的空虛。她說不出是什麼一回事。她祇感到，在自己的生活裏，有一種缺陷。

一天到晚若說不出的乏，艾小姐的母親說：

「小艾，病了嗎？」

「沒有啊，」艾小姐很精幹地這樣回答着。她想想好笑，她想，與其說病，還不如說是瘟吧。

一九三一年春上海



# 眞正的學校日刊

老舍

老工友揍小工友一嘴巴，經廚房大師傅調解，未動刀，亦未至庶務課起訴。

庶務主任探知校長夫人的娘家有喜事，急於煤火費下勻出百元，送去；並攜橘子一筐，贈校長的女公子。

甲國文教員與乙國文教員因爭鐘點，上課時對學生詆罵對方，趣味濃厚，學生只一人打盹。

校長與教務主任研究請教育當局吃飯，陪客應爲何人。名單擬定後，略討論學生考試不及格者應如何處治，無結果，但決定暫不提出教務會議。

六年級學生開救國會議，討論反對會考辦法，並擬妥罷課標語。

四年級學生決定驅逐歷史教員，因已在校二年，學問雖好，但太好講歷史，故須換換，以新耳目。

三二年級因賽球起打，體育主任忽忽回家。

圖書館丟書五本。

地理教員因預支薪水與會計員大鬧，言語盡非地理教科書上所有者。

圖畫教室新雇女模託兒，下午各班一律無人，圖畫暫假大禮堂上課。